

艾迪博士著

宗教與社會正義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 生物學者的宗教觀

Biology & Religion  
by W. W. Keen

列御風譯

每冊大洋壹角

科學與宗教，本來是不相衝突的，若一讀此書，便益足證實此說之不謬。本書著者為富有研究的生物學專家，其所發言論，皆含有充分的權威，實與尋常無根的空談不同。吾人欲知上帝的無限智慧及偉大，即不可不讀此書。

# 我所認識的耶穌

The Jesus I Know  
Compiled by Y. T. Wu

吳耀宗編

每冊大洋二角

沒有一個人敢說他已經完全認識了耶穌，這不但是隔了二千年的現代基督徒如此，就是當日的十二使徒，也是所見不同，不過各得窺其一面而已。但使能將各各不同的認識彙集而觀，則又未嘗不能窺得耶穌的整個道體。本書係纂輯國內富有經驗的各位教會領袖的著作而成，為研究耶穌生平最有價值的一部書。

# 宗教與社會正義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一
第二章	經濟的社會現狀	一一—二七
第三章	奢侈的影響	二七—三二
第四章	歷史上耶穌遺訓的實現	三三—五一
第五章	現代基督教徒生活的模範	五一—六二
第六章	工業的人道觀	六二—八〇
第七章	結論——著者的自述	八〇—九八

# 宗教與社會正義

## 第一章 緒論

現代的社會，乃是一個階級鬥爭的社會，這是無論在工業界或各民族的中間，都是可以很顯著的看出牠的痕跡來的。因爲人種有黃白櫻黑的不同，社會有貧富貴賤的分別，乃至國與國之間常常發生相爭相殺的事情，終至於造成了一種國際的無政府狀態。

這些現狀的根本原因，都是由於社會上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組織不良的緣故所致。在最近的一百年中，民族與民族的和國家與國家的戰爭，最少已有四十餘次了。其所以發生戰爭的原因，都無非是不平則鳴，及被壓迫的人民怨聲上通於天的緣故。而大多數的人民對於這種現狀，仍然是抱着聽其自然的態度，不想澈底的進求其改良的計劃，實在可歎。我們若就現代社會的一般狀況看來，實不能稱爲文明進步的時代，只不過是一個半開化的時代罷了。就是那號稱爲有組織的而且根深蒂固的宗教，對於現社會也是很缺乏一種精神的改造的能力，不能把這種現狀改善。所以，現代社會狀況所充

滿於我們眼前的莫非是些權利上的不平等的現象了。一方面儘有那享用無盡的富翁，

一方面就有那不名一文的窮黎；一方面儘有那豐衣足食的，一方面就有那啼饑號寒的。

在富翁的一方面，有的是王宮般的華廈，和享用無窮的錦衣美食；但在他的對方面的窮黎，則住的是低陋污穢的貧民窟，過的是非人的生活！我們目擊着這種不平的現象，是否能夠毫不動心，毫不負責，默爾不言的，像一個麻木不仁的人，甘心願意的屈服在牠之下呢？抑將起而用全力和牠反抗，追求出牠的根本原因來，而加以澈底的解決呢？

我們現在所要說到的一切，自然不是什麼正式的提案，也不是想要代表任何機關或任何教派而說話的；而且我們也是深確的相信着，現社會所有的種種機關以及教會的組織，照一般的情形看來，也是應該各站在牠的立場上，大家攜手合作起來，實在不必一定取什麼兩不並立的對待的行動才是。即使我們決定要抱着不妥協的態度，絕然的脫離現有的一切組織，另外去產生出一種新的組織來；但是這種新產生的組織，不久又必將成爲過去的，也一樣的是必將受一種新生的特殊階級所操縱，而至於弊竇叢生，未必比那舊有的組織勝過幾多。黑智兒曾說道：『人們的思想雖然能產生組織，但組織既

產生，思想就要受牠的限制了。」所以我們不必一定要絕然脫離現社會的一切組織，我們只要能事事根據着社會正義的原則，投身到既有的各種組織中去工作活動，盡我們的能力去改正和促進現有的一切制度，那就是了。我們應該知道，一切的組織，一切的制度，都是爲人而立的，並不是人爲牠們而有的。所以，無論是安息日，或是摩西的律法，或是猶太人的聖殿，以及所有的教會，政府，家庭，學校，和結婚或離婚，宗教或道德，風俗或法典，這一切：都是因爲人類而有的，都是根據着社會原則爲人類企求發展更豐富的生命而有的！

不過我們對於耶穌的那種趨乎極端的生活方法，應該知道他原是想澈底的解決根本問題的，並不是一種盲目的行爲。無論什麼人，凡是要想跟着耶穌的生活原則而行的，那末，他的最後的遭遇，也一定是和耶穌的最後遭遇同樣嚴重的（指着犧牲而言）。當日有少數的門徒，都很忠實的遵行耶穌的生活方法，他們都是竭力的想把我們從耶穌的生活中所見到的，爲他們所服膺的教訓，貢獻給社會。他們都是十分的相信人類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建造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就是要把上帝的國實現在地上。

在這新的社會裏，每一個人都可以得着他最充足的發展自己的機會。那時候，人類的一切動機都包活在一個「愛」字的裏面，人與人都能夠爲着公共的利益而協力服務，所謂「胞與爲懷」的理想，必將成爲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事實——或實際的生活了。所以，我們深信在耶穌的精神和他的生活原則裏，確實是有勝過現社會之種種罪惡現狀的能力存在着。我們更是相信社會的改革，必須兼用精神的和教育的兩種方法，尤其是要有推誠布公的忠實態度，對於現在社會一切罪惡的原因，應該詳細的研究討論，多作實地的觀察，以求得根本解決的方法。不過我們在改革一切的時候，當採用建設的演進的方法，不可輕用革命的破壞的手段。有些人主張只要達到目的，不問手段如何，一切殘暴的行爲便因此而發生；所以我們對於這種主張，實在不敢贊同。但我們雖然不贊成那些破壞的革命手段，而對於那班全無心肝的反動派，只想苟求一時的安全，反對一切改進社會現狀的計劃，並且又借着愛國和護教的名義來阻害一切爲社會正義而努力奮鬥的人們的前進的行爲，也是同樣的表示反對的。

倘使我們現在很冒昧的問一句：這現有的有組織的宗教，——指基督教而言——能

否使現社會「基督化」呢？這樣，我們立刻便覺得在這個宗教的本身組織和種種事工上，現在也還是正待改造完善哩。我們試張眼一看，有多少的所謂基督徒，在他們的信仰行為上，或日常生活中，曾受着幾許宗教能力的影響呢？這班人的思想行為，對於社會又發生了什麼影響沒有呢？他們對於工業社會及國際種族間，又有什麼貢獻呢？他們是不是也是爲着宗派或黨派的不同，而分門別戶，彼此交鬥，以至於失却能力呢？總而言之：我們無論觀察任何一方面，或返觀我們的本身，我們都覺得仍然是需要一種重要的東西；但這東西將從何處可以獲得呢？或者說：我們有什麼出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有的人主張「武裝和平」，想利用戰爭來消滅戰爭；但這種主張現在已經失敗，而牠的餘毒，幾使半個地球毀壞殆盡。又有人會主張用政治的方法和外交的手段；但是牠的結果也和前一個主張一樣。這些，都是已經由歷史昭示我們，證明牠們都是沒有什麼希望的。無論是採用德謨克拉西（民主制度）或迪克推多（君主制度）的國家，牠們都是不能夠解決現社會的一切問題的；這在過去的歷史事實上也已經證實了。近年以來，一般人都覺得德謨克拉西的制度已有破裂的現象，於是又都推重迪克推多制；但是牠



的結果又是如何呢？那採用迪克推多制的國家，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是專制暴虐，只有一黨一派的自由權，而人民的公民自由權都被剝奪乾淨了。他們一方面對於代議制和德謨克拉西的制度表示輕藐的態度，又公開的製造種種利己損人的宣傳材料；而一方面對於正當的言論自由和宣傳正義的報紙輿論，却又是盡量的壓抑，有時且不惜用暴力來摧殘。其最不良的結果，就是人民不但是喪失了他們的自由權而已，而且他們的道德生活，也是同時宣告破產了。所以要想採用這種迪克推多制的方法來維持那表面上的工業制度或政治軍事的一時安逸，不但是勉強的，而且牠的犧牲太大，也是太不值得的。

人類的組織，在工業制度之下所能登峯造極的，在好的一方面說來，便是能使生產物大增，為全人類建造一種優良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但是可惜牠的發展的結果，被人類的自私心所壟斷，所獨攬，所以僅只是為少數人開闢了一條發財的門徑，而同時却造成了多數人的貧乏恐慌和怨恨的現象了。有的人主張「科學萬能」的論調，以為現社會的一切困乏擾亂，只有科學能夠設法解決牠。固然，科學已經發見了大自然的祕奧，並且能把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小自原子，大至無限空間的星氣，都能夠一一加以分析，

而且又能把自然界的一切能力，加以控制，加以利用，牠所有的威權奇妙，實在是超出了人類的夢想；但是科學對於人們的心的方面，却並不是也有這樣偉大的成績；牠一方儘管是使物質的發現豐富起來，而一方面却使人們的心腸日漸變爲冷酷殘刻，使人們自己不能管束自己內心中一切卑污自私的惡念，且不能充分的指導人們如何運用這無盡藏的自然界的一切物質爲人類造福。科學不能改善人心，這實在是牠的一個大缺點了！

雖然如此，但我們對於近代社會的種種問題，終不能不想到究竟有沒有解決的可能呢？在這世界上，是否能有一種最高的原則，可以有那改造社會和變化個人的能力呢？一切的社會制度，無論牠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是社會主義等等，牠們對於社會責任的發展和個人內心的節制這兩點，實在都是沒有辦法。說到這裏，我們就要請問現在的大宗教家一聲：在現代的宗教裏面，究竟有沒有什麼能力足以供應這最大的需求呢？我們再從過去的歷史裏面加以考察，是否曾有過一種宗教，牠的最高的理想和最純潔的行爲，確有一種改造社會和個人的能力呢？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先把我們所最熟識的基督教加以考察，到底牠對於我們所急求解決的這個問題，抱着什麼態度呢？

基督教在最初興起的時候，是何等的蓬蓬勃勃，人類的潛伏力因之沛然湧現，成就了多少非常的事工？牠究竟伏着什麼才能做到這步工作呢？倘使牠在過去的時代已經做到這步工作，那末，我們更要追究牠在現代這樣情形複雜的社會狀態之下，能否繼續的發生効力，使我們所欲求達到的個人和社會的理想目的，因為得着牠的幫助，而至於完全實現出來呢？但在這裏，我們不能不先有幾個問題要想到的，就是：基督教究竟是什麼？牠是不是真正遵從耶穌的生活方法，以對人對神的大愛做中心呢？耶穌又是否已將各種生活都歸納到一種普遍的，唯一的，中心的——就是所謂狹義的愛的生活之中呢？而所謂「愛」的意義，我們能不能這樣解說：她是一種充分的在生活裏面和人人共愛患，共安樂的事實，並不是不負責任，苟且偷安；純任情感作用，或僅托於虛而不實的幻象呢？倘使我們以為這種解說是不錯，並且都確認在這包羅萬象的「愛」的原則裏，必可以改善一切社會人類的生活，那末，我們第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實行下列的五件事情：

第一，必須實行簡單的生活。不但是簡單而已，在必要的時候，更是要有犧牲一切的毅力，對於奢侈的和無謂的耗費，都應該根本戒絕。我們要知道，人生的主要目

的，並不是在聚斂財物，在無數貧民中間翹然特出的做一個富翁，乃是在能以所得的金錢財物造福人類，全世界的人類都能共同享用。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該把「愛人如己」的這條金律，在一切和人類發生關係的事實裏，都要充分的表現出來！

第二，對於全人類應該具有「胞與爲懷」的精神，並且要處處都能把這種精神表現出來。我們必須記住：每一個人都有他無可估量的價值，每一個人都應該獲得一種最充分的能使個人發展的機會。因此，我們對於無論那一種團體或組織，倘使其中含有黨同伐異的色彩，或對外界具有歧視的意味，我們都是絕對的不能加入的。我們只有一個信條，就是：不分國際，階級，和種族等等，祇知道爲全人類探尋「公道」或「正義」啊！

第三，要在紛爭中尋求和平。要努力的宣傳戰爭的非法，指斥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種罪惡，使世人對於牠發生澈底的厭惡，視戰爭和盜賊及販賣黑奴等等同是極不道德的事情。同時，我們更應該積極的提倡一種促進國際正義及國際親善的步驟和方法，並努力求其實現。

第四，要努力的熱誠的挽救現社會。應該秉着「愛」的原則，振起大無畏的精神，去向現社會的一切罪惡挑戰並進攻，也和耶穌當日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用鞭子驅打那污穢聖殿的市儈一般。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努力的建造一種嶄新的完善的社會——上帝的天國，以代替這現有的社會。倘使我們青年，尤其是我們正在求學的男女學生，能夠真誠的擁護這種理想，促進這種希望，那末，我們就必當立即在我們的工作團體中，或學校的各種組織裏，將以上的種種原則，實行出來。我們無論是在工作，或是在求學，都是以服務為主體，並不是完全爲着要藉此擷得權利或升級等等的成功。我們對於社會上和學校裏一切不誠實的舉動，如選舉運動會，……等等事業，倘使有違反正義的事實發生，都是應該提起反抗，誓不兩立。在朋友和同學中間，倘使有故意破壞正義，自損人格的人，無論男女，我們也是應該立刻和他或她斷絕往來的。

以上所述的四點，雖然對於社會和個人的改善，具有相當的能力；但是我們深覺得要想達到「天國實現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想使我們理想中的社會實現出來，實在還是力有所不逮。於此，我們對於下述的一點，不能不特別注意：

第五，就是努力的尋求上帝。倘使我們能從新努力的發見了上帝，認識了上帝，那末，就有了一個供給我們以無窮的偉大的新的能力之源了。在過去的時代中，已經有過不少的人因着從新發見耶穌的宗教精神，而同時發見了這種能力之源。那末，我們可以深深的相信，倘使依此而行，必定能得着相同的效果。

## 第二章 經濟的社會現狀

社會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莫如各國經濟的分配。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當然要推美國，牠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統計全年的收入，約有九千萬萬美金，較諸一九二一年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拿世界各國全年收入的總數和牠比較，還趕不上牠。此外美國每年還有巨大債款的收入，那是各國在歐戰時期向它告借的。據一般的約計，英法意比等國每年必須分期付還美國的借款，共達美金四萬二千二百萬，每日平均約在一百萬美金以上。加上牠在商業上對外貿易的餘利一項說來，牠每年的入款，總在十萬萬美金之數。在歐戰以前，美國還是一個負債的國家，今則已一變而為勢力

雄厚空絕前古的債權國家，使各國對牠都居於負債極巨的債務者地位，將數十年不見天日，而牠却還有蒸蒸日上之勢。這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上的大不平等。

以上是說到美國的財富，可稱是雄長一世了。我們試回頭觀察英，法，德，比，意，等國的經濟現狀，又是如何呢？英國失業的工人約在百萬以上；法，意，比，德等國的工人之大多數，每日以血汗換得的工資，不過等於美金一元五角左右，幾乎不能維持一身的飽煖。其中尤以德意志為最苦；因為德意志全國的工人必須終年手胼足胝，辛苦勞碌，到六十年之後，才能還清牠們的國債。這種經濟的負擔，是何等的重大啊！至於中國的經濟現狀，雖不能即說到破產；但是因為所欠的外債累累，而同時國內一切經濟大權又統被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侵略霸佔而去，就是和英法等國也不敢相比並列，更何論美國呢？

以上是拿國家和國家比較，已經使我們很顯著的看到世界經濟分配不均的現狀了。現在我們再就一國的經濟分配狀況來說。美國是一個以巨富著名於世的國家，但是美國全國的經濟分配，也是顯見得極不平均的。美國的中產階級和一般技藝精良的

工人，比較的固然可以稱爲富有；但是若就美國的全部財產的總數而論，擁有巨大財產的富翁雖然不少，而朝夕徬徨不能一飽的貧民也是非常之多。美國人民中，擁有資產在二百萬以上的，不過二百餘人。依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在所得稅一項，美國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所納的稅超過全數的百分之九十五；另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數，所納的稅數不到百分之五；那所得在付稅標準之下，而無付稅的必要的貧民，竟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二。這種貧富懸殊的現狀，實在不是富強的國家所宜有的，而以首富著稱的美國，竟有著此的現象，這實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了。百分之八十二的人民，度着貧苦的生活；而儘讓那極少數的富翁度着窮奢極侈的生活，放縱情慾，任情揮霍，相形之下，不但是使人發生不平的感想，而且也是社會上的極大的不幸。

從前俄國專制時代的皇帝，所戴的王冠上，綴着價值連城的珠寶，牠的價值約在二萬萬美金之上；但是一方面俄民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目不識丁的人，更有百分之六十是終日不得一飽的人，住在那如託爾斯泰所說的連禽獸尚且不願藏身的貧民窟裏。這是已經過去的事實，我們現在也不必再去追究牠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現在號稱爲世



界巨富而且又是民主先進的美國，在他們國家裏，那少數擁有極大資產的富豪們，他們的奢侈生活，竟是較那俄國過去的貴族生活有過而無不及！據美國財政部最近的統計，美國人民在最近每年所消耗的奢侈品費用，其數實可驚人。列表如下：

- |            |               |
|------------|---------------|
| 一·淡巴菰      | 一，八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
| 二·電影戲劇     | 九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
| 三·各種飲料及冰淇淋 | 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
| 四·糖果       | 四五三，〇〇〇，〇〇〇   |
| 五·遊戲娛樂用品   | 四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
| 六·香水香粉     | 二六一，〇〇〇，〇〇〇   |
| 七·留香糖      | 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
| (總數)       | 五，五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

更就個人的奢侈生活方面看來，近年會有一位富翁爲自己建築一所別墅，費去七百萬美金。這所別墅，計有房間一百二十一間，一切裝飾陳設，無不備極華麗，類似王

宮；但是牠在一年之中，有十一個半月，都是閉門無人居住，幾乎成爲一種廢物了。又有一位大富豪，用了六十萬美金購得一條項鍊，用了二萬美金購買一頂帽子，用了七萬美金購得一架觀劇的望遠鏡。至於美國人對於雪茄烟一項的消耗，據去年的統計，全年約計耗去二千萬美金。這種窮極奢侈的濫費行爲，不止是平常的美國人如此，就是號稱基督教的也是如此。有一位富有的基督教徒，爲他自己兒女的娛樂起見，竟化費了五十萬美金爲他們定製一所專供玩耍的雛型屋。這還是一般男子的奢侈行爲，若論到女子的奢侈濫費，則較男子更甚，不必我來細說了。倘使我們對於這些人們加以注意調查，就可以查出其中大多數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但是在美國全體人民中間，能夠度這樣奢侈生活的人，不過百分之五；而此百分之五的人，却是可以操縱美國全部財產百分之三十的數目。至於一般靠着勞動而生活的人們，他們的進款，大都是不能超過餬口的費用以上，不過僅能敷衍日常生活而已。這一種的人，其數目至少當達四百萬以上。說到中國人民的生活，雖然沒有像美國大富豪們那樣窮極奢侈的情形；但是大多數的人民，因爲一方面受着外國資本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一方面又受着國

內小資本家和軍閥們的剝削榨取，所以到處看見的都是鳩形鵠面的貧苦人民，住在卑陋狹隘的貧民窟裏，過的是非人的生活！就中國國內的現狀看來，除了大多數度着非人生活的貧民以外，自然也有一小部分擁有資產的富翁們，在物質的生活上極力的講求奢華。這種現象，在國內號稱繁華便利的通都大邑中，也象很顯著的可以見到的。

在一國之間，貧富的分配是如此不均，富者不過居極少數，而貧者却是遍地皆是。

這種普遍的大多數的貧窮現象，對於社會究竟有怎麼影響沒有？提佛恩博士 Dr. E.

ward T. Devine 做一本書，叫做貧窮及其原因，詳論貧窮和罪惡的關係，說人們犯罪

作惡，並不是因他們的道德有了缺陷，實在都是因為受着經濟支配不均的影響。對

於這種因貧窮而釀成罪惡痛苦的事情，社會儘有餘力可以寬恕可以援救，並且也是極應

該寬恕應該援救的。所謂貧窮，具體的說來，就是指着居處的污穢不潔，衣食不足，

以及沒有正當的公共娛樂場所而言。所有工廠中的一切不良現象，以及疾病的產生，

工作效率的低下，法庭和警律的腐敗，政客的彼此狼狽爲奸，並社會上其他種種的罪惡

，差不多沒有一件不是由貧窮所造成的。而造成貧窮的最大原因，就在：工資的低下

，工作的過度，以及失業或不測的遭遇，和疾病……等等。這種種貧窮的原因，我們若能加以深切的注意研究，便可以知道人類墮落的根本原因何在。在理論上說來，所謂貧窮，是說那個人的生活程度，還不能及到人類普通生活標準的水平線，不能夠享受到人類所應當享受的生活，不能夠使他的身心得着健全的發展，又不能夠使他在社會上獲得相當的地位。所以，我們應該知道，貧窮乃是社會上極大的罪惡，極大的不道德，我們必須盡力的取締牠，消滅牠。大多數的人們所以變成貧民，實在都因為全體的社會強迫他們到此地步。尤其是一般兒童生長在貧苦的家庭中，因為沒有人去注意援助他們，所以他們長成之後，多數仍然是繼續的屈伏在貧窮之下，不能超升。這就是說，因為人們對於貧窮的事實太不注意，不能斬草除根的去救助一切貧民，所以就使貧窮的事實得以延長下去，永無回蘇的希望；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倘使貧窮的事實一日存在着，牠的流毒是必日見蔓延，至於不可挽救的？我們試把貧窮所遺的流毒，概括的提出幾點，列述於下：

(一) 因貧窮而養成倚賴心。貧窮的第一個顯著的結果，就是使貧民因此喪失了他

的自立的能力。倘使一個工人沒有相當的資產，以供他仰事俯畜之資，或作他個人生活的後盾，那末，他所處的地位，隨時可以陷入貧困的危境中去的；同時我們又可以看見一種很詭奇的事實，就是這般生活不能自立的工人，他們雖然自身是一貧如洗，而却能從他們手中產生出極大的財富來；不過他們所勞力產生的結果，都為別人所享受，他們自身仍然是一個家徒四壁的窮漢而已。社會上最不公道的事情，恐怕再沒有更甚於此的了。而且一個握有資產的人，同時就有了一種能力，對於那班無產階級的貧民，隱然的具有無上的威權，可以操縱一切。在蓄奴制盛行的時代，一個主人對待他的奴隸，可以有生殺予奪之權。在田奴制度之下，田主儼然是一個小國的君王，而田奴不過是他的所有物之一，東西驅使，一任其命，毫無絲毫的自由。這是過去時代中有產者對待無產者普遍的情形。至於近代的工業制度之下，又是如何呢？一個大資本的工廠主人，凡是工廠中所有的一切，上自資本金，機器，原料，地皮，房屋，社會上的信用，下至工人的住屋及一切器具設備，沒有一件不是屬於他所有的。所以，無數工人的生命，都是操縱在他的手中，而他的待遇工人們，也就無形中和蓄奴制或田奴制時

代的情形相差無幾了。而且，這些大資本的工廠主人，一方面雖然如奴隸一般的驅使着無數的工人，而另一方面又避卸了從前家主或田主對於他的奴隸或田奴所應負的一切責任，事之取巧，莫過於此了。

司徒華氏 (Stuart) 曾說道：「貧困使貧者愈貧，結果使一個人的獨立自助成爲不可能的事，而法官，政客，議員，以及教會的牧師，也都因此而腐化，而墮落了。貧窮二字的與妖作怪，能夠斷送人的結婚權利，減短人的壽命，剝奪人享受教育的機會，直接的妨礙個人一切的發展，間接的造成種種的憂慮痛苦和罪惡，至於不可勝述。在社會方面，牠又足以使一個城市，或是一個鎮市，因貧困而變成腐敗零落，使貧民的數目日見加多，終至於妨礙一國的強盛，乃至於使全世界的進步也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一個社會上最危險的份子，無論在那一方面說來，都不能不首推那些被困於貧窮的人們了。然而在貧困之下最易犧牲的不幸的份子，却又要首推女子。大多數的女子，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孤掌無援，不能自立，於是，所得的結果，不是作窮人的奴隸，便是做富人的玩具……而大多數的貧民，無論是男的是女的，都是一樣的

爲生計所驅迫，不得不去向有資產的富翁們奴顏婢膝的乞求生活；因此，所謂氣節，所謂人格，也就不能不跟着付諸東流了。

(二)因貧窮而造成不良的家庭生活。照美國最近的統計，美國人的家庭生活，在普通生活標準最低限度之下的，至少佔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更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他們的生活狀況，對於公共健康和社會道德，都是有極不良的影響。無論在美國那一個城市之中，我們都可以看見牠的人煙稠密，房屋櫛比，室內的光線不充足，飲水的缺乏，衛生設備的不完全，以及火警甚多的種種情形。而地窟中居民的狀況，那更是不堪聞問了。這都是美國貧民社會的一概情形。至於說到中國，因爲貧民的衆多，所以家庭生活的不良現象，更是到處可見了。尤其是在交通便利的通商大埠，和物質文明繁盛的都市之中。我們一方面雖然可以看到寬坦平直的馬路，華麗雄壯的市廛，以及富商貴官的豪華生活；但在另一方面，我們若能屈駕到那都市的背後貧民窟的地方去參觀調查一下，就可以顯然看見那些貧民的家庭生活狀況，是如何的惡劣淒慘了。其他各國的貧民家庭狀況，我們雖然沒有提到，但是在貧民的家庭生活中，所受於貧窮的

逼迫危害既相同，則他們的家庭之不良，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了。

(三)因貧窮而造成疾病及增速死亡。貧民對於疾病，比較一切的人都容易感受着，傳染着，這是人類中的常例，不必多說。所以貧民染病的數目，實在是遠超過其他各階級的人數。貧窮階級的人民，因為貧窮所困，衣食住三方都不能得到相當的供給，身體上漸漸失去康健的原素，於是，即有很多的人往往成爲慢性的貧弱症者。貧窮和疾病，似乎是一件循環的東西。貧窮的人，因為生活營養的不良，時常多病，不能努力的工作；因不能努力的工作，有時且因病而不能停止工作，於是經濟的收入必至更形減少；又因收入的減少，生活的營養愈加不足，而身體也必愈見衰弱多病。其結果，因多病而永不能有健康的體質，不能努力的從事工作，於是憂愁惱悶，健康益損，不至促短其壽命而速其死亡不止。據某人壽保險公司精確的調查，工人的壽命，比較事務所裏的人員的壽命，平均約短少八歲。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工廠中不但是在那裏消耗機器，也是在那裏很快速的侵蝕無數的工人們的生命啊！一個因生活壓迫而操勞過度的工人，不必等到老年，他的身體方面就已現出衰老的氣象來了。所以，到五十歲



，他就已經不能振作精神的工作，只有苟延殘喘的待死，這是何等悲慘的事情！微特爾斯(Dr. Fritz Wittels)博士在他所著「消滅貧窮」(An End to Poverty)的一本書裏，會將在歐洲大戰時死亡的一千萬人和爲貧窮困苦所殺害的人數相比論；他以爲被貧窮困苦所殺害的人們，雖然在時間上比較戰爭時戰死的要延長得多，但是被殺害的數目，却也是高出於戰爭時戰死的人數不知若干倍，微氏在結論裏又說到在最近一百年中，因經濟戰爭而犧牲的人數，已經達到三十六萬萬以上了。這還是就普通的成人的方面而說，至於兒童方面，其因貧窮困苦而造成的疾病死亡的慘狀，更是不堪言狀了。據一般的調查所得，貧民階級的兒童比較資產階級的兒童，其死亡率約超過三倍。

此外，貧窮還造成許多其他的慘酷現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婦女的被迫而入工廠做工。婦女被逼而入工廠，其對於個人家庭及社會所發生的惡影響，實在是不可勝述。據調查所得，美國工人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生活艱窘不能不使他的妻女到工廠裏去做工，否則便不能維持他們一家大小的用度。這些女子，因爲要給男子分担一部分經濟的責任，不能不投身工廠，以所得的工資，補助家用；她們一方面在外做工，一方面又不

能不照應子女，料理家務。像這樣的操勞過度，又怎能保持她們的健康，又怎能使她們不因衰弱多病而速亡呢？而且這些被迫入工廠做工的婦女們，她們既不懂什麼叫做優生學，又不能注重到節制生育的事情上；她們的生育是任順自然，所以生產下來的子女大半都是不健全的低能兒。又因為她們終日不能在家，子女不能得良好的撫養教導，又很少親受教育的機會，整天的在市井里巷中和一班習慣惡劣的兒童們相處，極容易感染到社會上種種不良的慣習，結果，遂又生出種種兒童犯罪的行為來了。同時這些貧窮的家庭，非但不能使他們的子女得着上學的機會，而且因為饑寒所迫的緣故，在他們的子女尚未到法定的年齡之前，就要把他們驅入工廠去做工了。自從工業制度下有了童工的一項，於是遂將無數兒童的智識，道德，健康，以及一切無限量的人生幸福，都完全犧牲了。這樣，貧窮又復造成了一個新的循環圈，繼續不斷的延長下去。這些不及法定年齡的童工，他們的一生，不能享受到人生所應該享受的種種幸福、就葬身到那無多報酬而終身不能安息的工作中，受着資本家的役使，受着機械的調遣，只是一步一步的向着墳墓走近而已。人生的悲慘，還有比這更甚的麼？

(四)因貧窮而造成種種罪惡。「貧窮爲罪惡之母」，這是盡人都知道的。中國二千年前的管仲也說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禮義興」。可知罪惡的起源，乃在貧窮了。根據一般的觀察所得，可以使我們明白每一種罪惡行爲的發生，都是和每一種的經濟壓迫極有關係，如影隨形，毫不差誤。例如居屋的不合衛生，工廠設備的不完善，工作的不適宜，所得的工資不能維持生活，以及失業或不測的遭遇，凡此種種，其影響於人者，不是使人失望，便是使人斷絕生計。社會中無數的挺而走險的犯罪者，多半是由此產生的。所以我們可以稱這種情境爲製造犯罪者的良好材料。有許多的罪惡，是由於那犯罪的人幼年時的生活不良，或是先天的生理上的不健全，但是這兩種的起因，都是發源於貧窮，這也就是貧窮能夠影響於後代的一大明證了。據最近日本妓女狀況的調查報告，日本妓女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出身貧窮人家的女兒，因爲受着生計的壓迫，遂至於墮落而爲娼妓。又觀中國，不但是妓女，卽如充滿着全國的盜賊土匪……又有誰不是因爲生計的壓迫而墮落了他們的人格呢？西北各省，因爲連年荒災，民不聊生，所以西北各地的盜匪也比他處更多了。男子的生活能力比

較的強，除非無正常的工作可做，生計將絕的時候，方才挺而走險，冒險的去犯罪作惡，做賊做强盜。但是女子抵抗環境的能力大都薄弱，所以一受着生計的壓迫，就很容易的流爲娼妓，不知不覺的給社會增加許多的罪惡了。然而，我們看到現在的社會上，無數的貧民階級的兒女，他們既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 and 學校教育，又受着生計的壓迫，而社會上正常的謀生的門路又是極少，這樣，要想不使那些貧苦的兒女們被驅入盜賊土匪及妓娼的後備軍中去，又有什麼別的生路可走呢？我們倘使到中產階級裏去調查一下，男子流爲盜賊土匪的，女子流爲娼妓的，千人之中，究有幾個呢？於此，就我們可以知道貧窮的墮落人格，製造罪惡，其能力實在是無可比倫了！

總而言之，貧窮的人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要受人的輕視，要被人所踐踏侮辱的。一個人若是貧窮落泊了，他就不得不仰賴別人而生活；既要仰賴別人而生活，他的獨立不拔的精神，和固有的地位能力，就日漸低落，每况愈下，至於永遠陷於貧窮的地位，而沒有起升的希望了。而且，貧窮的人因爲缺乏相當的教育，大半都是貧而且恐的，心中充滿着畏懼的觀念，對於一切的事業，不是麻木不仁的不知過問，就是畏

懼退縮的不敢嘗試。智識和環境的一切束縛，他們是打不破的，於是他們便永無仰首伸眉的可能。箴言的著者所羅門曾說過兩句話：「有錢的人的財富，就是他的堅固的城堡；貧窮的人的虎狼，就是他們的貧窮」。不但如此，尚有變本加厲比這更可怕的事實，那就是人類對於人類自己的一種極其殘忍的行爲——有錢的人們對於貧窮的人不是不生出來憐惜的善心，盡力援助，反而要利用自己所有的小聰明，欺壓窮人，愚弄窮人，使千萬的窮人哀號痛哭，束手無救，永遠失望，陷在貧窮的深坑裏，這是何等的殘忍，何等的悲慘啊！

現在，我們已經覺悟着的人們，都知道有錢的富翁們對於無產階級的貧民所負的責任了。但是我們對於這無數的貧窮的同胞們，用什麼方法來表示我們的同情呢？加勒爾 (Carlyle) 說：「我所以爲貧窮的人們憂傷的，並不是因爲他們終日的辛苦勞碌（因爲辛苦勞碌了是人們應盡的本分。）所最痛心的一點，就是他們內心中的光明因着貧窮而漸歸隱滅！貧窮的人真可憐啊！無論是精神上的光明，或物質上的光明，都沒有藤到過他們的身上。他們的一生，都是在黑暗中侷促着，只有恐懼和怨恨作他們永久

的伴侶。他們的心靈之眼已經成爲盲者。他們的靈魂的生命已經由枯萎而垂亡，所以他們雖然也有七尺之軀，並且具有堅強結實的筋骨，然而他們終於是一個氣息奄奄的空的軀壳而已！

### 第三章 奢侈的影響

社會上有許多贊助奢侈的人們，時常要爲「奢侈」這樣的辯護說：人們生活上奢侈方面的消耗日多，貧窮的人們就因此可以得到許多新的工作，不至於有失業的恐慌，而感受到生活上的痛苦。這句話，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有理由；但就實際方面而論，奢侈的結果，不但是驅使着貧窮的人們爲富人們牛馬般的工作，而且使富人們可以爲所欲爲，可以更進一步的把貧窮的人們的糧食生命也都一概的奪去。這又是怎樣說呢？

原來奢侈消費的第一樣害處，就是將人們正當的工作能力用在不正當的工作上去。就資本一方面而論，資本家既把金錢用在製造奢侈品的不正當的事業上，就不能再將資本用在製造正當的人生日常必需的物品的事業上，以減輕一般平民的生活費了。又世間

的原料有限，但是我們要製造那樣不正當的奢侈物品，便不得不自白虛耗多少；假使我們能把這些原料完全用來製造人生日常必需的正常物品，則其所得的利益，不是極大嗎？我們都深切的感覺到，人生日常必需品的價格之所以提高奢侈的生活，實在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了。因為人生必需品的價格一提高，生活程度便跟着增高起來，於是乎社會上失業的人也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美國耶魯大學的前校長哈德烈（H. H. Hart）

曾說道：「無論何人，他若是去僱用工人專門製造那些無用的物品，同時就是虛耗了無數有用的原料，減少了無數有用物品的產生額。這種人對於社會上的危害，比較那些守財奴阻滯經濟流通還要大。因為守財奴的儲財不用，他的害處僅止于不用而已；但若是把資財用在製造無用物品的事業上，則在人生實際上就要產生極大的危害」

這句話，實在不錯。人們的生產能力是有限制的，他在每購進一件無用的奢侈品或是做一樁奢侈的事情的時候，對於產生人生日常必需品的事業，必定便有惡劣的影響。

換句話說：我們每次購進一種奢侈品的時候，同時就將人生日常必需品的價格抬高了一次，無論是在直接方面或間接方面，都是要使窮人的生計更加艱難，更加絕望。

進而言之，社會上經濟分配的不平均，各種人的收入相差太遠，一方面富者愈富，聚積資產盈千累萬，一生享用不盡；一方面貧者愈貧，啼饑號寒，至于生命朝不保夕；這種惡劣現象最後的結果，必使貧富兩階級的人民同樣的受到不良的影響。就富者方面說來，他們因為有了巨大的資財，無可遣散，所謂「安則逸，逸則淫心生。」於是乎他們便自然的流于放縱情慾，尋求安逸的一途，而窮奢極侈的濫費生活，便由此盛起了。然而這種奢侈濫費的豪華生活，不過僅能使肉體得着一時的娛樂；對於一個人的心靈的幸福，不但是沒有良好的影響，而且更要助長他的自私自利的心，使他變成一個貪污卑鄙的小人。這就是富者積聚錢財以後所得的報酬了。其次再說到貧者方面，他們的生活是恰和富者相反，並且是踐踏在富人的脚下，終日受着富人的蹂躪糟蹋和侮辱欺凌，有不能形容出來的痛苦。我們無論知道或不知道，但若能設身處地的一想，對於這無數的貧窮困苦的同胞，又豈能不憐憫他們，不援救他們嗎？固然，我們的能力有所不足，不能夠立刻建造「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但是我們至少總可以做到如託爾斯泰所說的話，就是「把我們的脚，從他們（指貧者）的背脊上移下來」啊！



我們豈能忍心的看着那無數的貧者終日被重重的擔子壓住不能抬頭，豈能忍心的聽着那無數的貧者從痛苦中發出來的呻吟，而不一加援手麼？

但是，我們覺得貧富不均的影響，不止是及于貧者和富者的本身而已，倘使社會的經濟分配不均，一方面是少數的人無窮盡的在那兒奢侈濫費，一方面却是大多數的終日的在那兒呼號缺乏。長此下去，就要使兩方面產生出一種階級的區別來，而且更要造成種種惡劣的情感和現狀。同類同種的人們，本來是應該彼此相愛的；但是因為貧富不均的緣故，而結果竟至于不能不互相仇恨，互相殘害。貧富兩者之間，似乎介着一道鴻溝，無論在那一個民族那一個國家中，莫不有這種痕迹，也莫不有這兩種階級互相仇視及互相爭殺的現象。所謂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是管有生產機器者和倚賴生產機器者，他們兩者之間，似乎如水火冰炭一般，永不能相容。所以，世界上各民族各國家和階級之間，時常是爲着經濟的原因而釀成各種的戰爭或鬥閥。從這一點上推想，我們覺得雖富如美國，在不久的將來，也必然有一場劇烈的戰爭，使全社會因爲經濟不均的禍根而至于破爛不堪。這件事，請拭目以待罷。

從以上所述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財富這件東西，不是使人共享共樂，就是要使人相離相仇了。富人當是志高氣傲的藐視窮人，窮人也是對於富人深藏着仇視怨恨和妬忌的心。那少數的富人，雖然是擁有巨大的財富，但是那大多數的窮人，却都是賤有人權的，倘使這兩個階級一旦決裂，彼此列陣以待，則其危機之大，實使人不可設想！經濟的分配不平均，在窮人和富人的兩方面還有一種很惡劣的結果，那就是使雙方對於唯物主義的崇拜觀念日見發達，而所謂上帝和精神或心靈上的價值，都沒有存在的餘地了。這樣，金錢便變為物質化的虛偽的人生標準，而一切的工作娛樂和人生觀念，也都由此陷于謬誤了。這種結果，其流弊就是將道德的標準降低。在唯物主義之下，所謂道德的基礎，乃是建立在金錢上的，所以要決定一個人的道德高下，並不是拿他的品行優劣做標準，而是看他的金錢財產的多少為轉移。在物質化的社會狀況之下，一方面我們固然可以看見那源源不絕的金錢湧現出來，一方面也是可以看到那貧窮的種子突飛猛進的力增起來。在這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極端相反的情形之下，第一樣最容易看見的事情，便是離婚的層出不窮，跟着就是家庭的崩潰決裂了。其次，便是性慾上

的不道德，日見增加；富人的兒女和窮人的女兒，往往因為受着物質安逸和需求物質的虛榮心的衝動，都同樣的屈服在性慾的衝動之下；做了一個犧牲品了。

而且，富人擁有資產；最容易產生一種藐視一切的虛偽浮華的虛榮心，而貧窮的人則常存畏懼，毫無絲毫自信之心；這二種都是很健全的心理現象。又如人們在資產叢集的時候，最容易心腸麻木不仁，至于不能辨別是非，不能分出皂白，而往往誤把包庇看作友愛，誤把傲氣看作謙虛，誤把虛榮看作仁愛，誤把屈服看作獨立，誤把矯揉造作的階級社會，看作是自然互助的社會。這都是因為資財太多，所謂「財迷心竅」，把一個人的良知或本性掩惑住了。同時社會上大部分都是充滿着貧乏困苦，所有的財富反握在少數人的手中，所以社會便永不能得着很健全的發展。我們可以綜括的說一句：所謂唯物主義的社會，牠的起點是一個「貪」字，牠的結果不過得着一個「妒忌」而已！我們對於以上所述的種種現象，當然都是表示極不滿意的，但是我們最後應該自己省察一下，我們對於這些極不滿意的現制度，是否自身仍在「助紂為虐」的提倡着，並且也是參加在這種工作中，而享受那從窮苦的工人身上壓榨出來的餘利呢？

## 第四章 歷史上耶穌遺訓的實現

在上面幾章裏，我們已經大概的研究到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以及由這種現象所形成的種種結果了。現在，我們更要進一步觀察耶穌對於這個問題會有過什麼教訓呢？我們作這種研究的時候，要心中不雜絲毫成見，並當把福音記載看作是我們初次見到的似的。在西曆紀元前三百年以前，希臘的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主張個人爲要達到人格的發展實現和完成，在某種限度之下，私有財產乃是必需的。對於這一點，耶穌也是承認的；他也以爲個人能享有私有財產權，乃是一樁有益於人生的事情。教訓衆人，要爲他們每天的食糧祈禱，爲他們簡單生活所必需的東西祈禱。他又告訴他們道：「你們所需要的一切，天上的父都知道了，只要你們遵行他的旨意，他就必賜給你們。」他的門徒都是略有積蓄的；他們日常的需要，都是藉此供給。其中還有幾個門徒財產很多，很可以稱得起是富有之家。耶穌對於他們，也並沒有強迫他們捨棄所有，或勒令他們變賣一切。只是耶穌對於下述的一點，却會再三的申言，就是：專心追

求財富，以此爲人生惟一大事，這不但是危險，並且是非常有害的。

我們要想研究耶穌對於這個問題的根本教訓，只要細讀他的「登山寶訓」，就可以明白了。他常教訓人說：「你們不要爲自己在地上積蓄財寶。」這話的意思，就是教人不可爲着自私自利的緣故而在這世上積蓄許多的金銀財寶，因爲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朽壞的，可以腐蝕的，並且是能夠束縛人和奴隸人的。在表面上看來，金銀財寶或其他資產，雖然似乎是可以做人的保障，使人有恃無恐；但其實是和建基在沙土上的屋宇一般的不可靠，不但是有蟲子的侵蝕，而且又有盜賊的劫掠，和水火等等的損害！在物質生活方面，金錢固然是物的基礎；但在心靈方面看來，到底只是一種虛假的不足恃的贗品而已。而且，牠還有更大的危害，就是因爲牠能夠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並且能誘惑人們的視聽。所以耶穌曾說道：「你的財寶在什麼地方，你的心也就在什麼地方了。」

他們在起初雖然都是一心一意的想得到財寶，但是到了結果的時候，却都反而被財寶所得了。這就是因爲金銀財寶的能方足以束縛人們的身心，不使人們變成牠的奴隸不止。沒有一個人能夠同時忠心于兩個人格絕不相同的主人，因爲這實是一件不可能的

情事。所以耶穌說：『你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瑪們』。（瑪們就是金錢的意思）。前一種的人——一生所聚精會神的，就是要建造一個以「愛」為基礎的精神上（或理想上）的家庭和社會。他的唯一的旨趣，就是要和人類共快樂，共憂苦。後一種的人生和這種精神絕對相反，只知道為自己的利益聚斂錢財，而不顧到他人和社會的利害。所以耶穌說：一個人不是事奉上帝，便是事奉瑪們；二者之中，祇能事奉其一，決不能兩者並兼的。有等人為着良心的驅迫，在他所有的資產中，取出一小部分來和衆人共享，這種行為，自然是比較的可以稱贊的；但是他們為人的主要觀念，仍然沒有脫除積蓄財產為富翁的思想。倘使他們的主要觀念能夠完全脫離了積蓄財產為富翁的思想，那末，他必要將他們所保有的全部財產，拿來建造人生，為羣衆謀求精神上的更豐富的生活了。所以人們或是眼光清明，志趣純一，選擇那專心為上帝和人類服務的一途；或是眼光撩亂，志趣紛紜，不能皎然的認識上帝，也不能制服他們自私自利的心念。我們將決定要服從上帝呢？還是決定崇拜金錢呢？還是想兩者同時崇拜，同時服從呢？

耶穌的教訓，宛如兩刀劍一般的鋒利可畏，使我們決不能猶疑的行在兩者之中。

我們若要事奉上帝，就不能再事奉瑪門。但是社會上多數的人，都以爲耶穌的這種教訓太趨極端，常想設法把牠的語意改爲和緩，使其能和人生日常的習慣相合。彌勒約

翰（John Stuart Mill）曾說道：『我們對於耶穌的這種教訓，不必看的太認真』。

我們往往以爲耶穌的意思並不是真是如此，他不過是隨便的說罷了。他所說的「不要積蓄」，應當實行「施捨」，「分散」，和「與人同享」等等，都不過是一種反話，所以求與社會的習慣相應合，並不是真正的叫人照樣去做的。這種自欺欺人的強解，真是愚妄無稽之極了。

實在說來，金錢乃是一種交易的媒介物；牠只是一種方法，並不是一種目的。牠的最後的功用，就是使人類在精神上達到一種公共的幸福。所以我們倘使要想得到一種普遍適用的道德的原則或行爲標準時，則其最好的一句格言，就是「你要別人怎麼待你，你就應當怎樣待人」。我們要想量度自己行爲的是非，這一個方法實是最簡單最完善的了。我們試撫心自問：我願意別人怎樣待我？換一句話說：我所願得的是那一種

的工價呢？我是否樂意的處在依賴他人的地位，常為憂慮懼怕及饑寒所驅迫，使家庭不能穩固，使兒女不能得着相當的栽培和教育，致使他們的生活不能得到完滿的健全的發展呢？若是照着耶穌的教訓，我們應該即刻很明敏的抉擇我們應為的事工，很正當的決定我們應付給他人的工價，很聰明的選定我們投資的方法。在作這樣的選擇和決定中間，我們就可自己斷定，我們的生活是不是一種與他人共安危共憂樂的富含創造意義的生活，抑或祇是在那貪得無厭的停滯不進的鄙惡生活中生活着呢？

耶穌既立定了一種根本原則，警戒人們為着自私自利的心而積蓄財寶，接着便又在一個人請他代分家產的時候，設了一個貪恐的富人的比喻，說明錢財的不可靠。在這個比喻裏，我們可以恍然覺悟人生的真正意義究竟是什麼了。耶穌以為人生並不是在乎物質的東西上，人生的價值也不能拿所有的金錢財產來估量的。例如比喻中所說到的那聚斂致富的財主，他所擁有的資產極大，世人都以為他是一個功成業就的人，他自己也是很自得的，一心一意計畫着要把他的倉庫擴大，預備儲藏他所享用不盡的糧食錢財，但是耶穌在這比喻裏，却是這樣的說法：「……上帝却對他說：『無知的人哪！



今夜必要收取你的靈魂了！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你的自私自利的生活，已把你的全身全心都銷磨在那永不能使人得着滿足的物質慾念之中，結果你的精神生命窮乏枯萎了，並且你對於上帝和人類的正當關係，因此也一併喪失了。」

此後，耶穌又設一個比喻，來說明他對於錢財的觀念。在這個比喻中，他拿那愚笨的財主和一個「聰明」的管家相比較：那個管家就是能夠很聰明的利用他的地位和資產，以獲得那永久的滿意報酬。復次：他又設為拉撒路和富人的比喻。在這個比喻裏，他所要指點出來的，就是富人擁財獨享，奢侈淫樂，對於四週窮人的饑寒痛苦漠然不動于衷的罪惡。耗費與窮乏，奢侈與困苦，並立對照，互相比較，更易使人驚心觸目。在那愚而自私的富人的比喻中：所顯明的是人和上帝應有的關係；而在這個比喻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明富人對於窮人所應負的責任。那穿着紫色袍子的富人，我們並不能看出他有什麼罪惡；他所有的缺點不過是他的個人生活太奢侈放縱，而不顧憐到他門下躺着的窮苦無告的弟兄而已。但是按照耶穌的教訓看來，世界一日存在着，富人對於窮人所負的責任，也是一日不能解除的。所以在那穿紫色袍子的富人死

後，因為遭受奇痛極苦而求救的時候，亞伯拉罕就對他說道：「兒阿！你應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的福！」在這「回想」的兩個字裏，不但是教他回想到生前所享過的福，並且也是要教他回想到這些福氣就是他生前拿來自己享用而不肯和需要他幫助的窮人共享的。

羅斯金（Ruskin）在他所著的工作論（Work）裏會說道：「像拉撒路和富人的比喻裡那一正一反的情形，在今日的社會上是更加顯著的可以看見了！耶穌講述這個比喻，或者不過是出于擬造，不過使我們從想像中體會到富人門前有一個拉撒路而已；但是在現在的社會上，我們却可以從事實中看見無數的穿紫色袍子般的富人，又可以看見到處都充滿着和拉撒路一般的貧民，到處都是仰望着等候着富人酒席上的殘肴剩核來充饑果腹的乞丐。現在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所希望的是什麼？所渴求的是什麼？就是可以果腹充饑的粗茶淡飯。足夠維持生活的工資，呼吸新鮮空氣的所在，相當的生命保障和適當的工作，以及身體的健康，娛樂的機會，撫養子女的經濟能力……等等；這一切，就是所謂良好的生活了。凡够不上這種生活或與這種生活相反的，就是非人的生活了。但是，這無數渴望良好生活的羣衆，他們的生活却正是陷在非人的生活裏面啊！

在這裏，我們還要把耶穌對於「一個少年官長」所設的比喻，和一個「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提出來說一說。第一個比喻，就是說到那少年人在年輕的時候，已能知道尋求真理和正義，並且對於宗教上和法律上的教訓法令，也都一一遵行了。在表面上看來，這樣的人，當然可以算得一個好人了。但是最可惜的，他的內心中仍然缺乏了一件基本的東西，那就是因為他的財產太多，以致他的心靈都深深的被財產所包圍，所束縛了。無論如何，他若不能把所有的財產和他人共享，他就和上帝和人不能合而為一了。不單如此，他因此就不能夠看見靈性上的異象，不能夠做服務社會及造福人羣的工作。在他的面前，確有無數的人在那裏啼饑號寒，高呼求救，而在那「良善夫子」命令他把家產分散給這些人的時候，他却不能聽從，於此可以證明他的心靈已經汨沒在財寶的深淵裏，所以他最後不得不垂頭喪氣的悵惘而去了。一個人雖然有了偌大的家產，而終不能得到極大的滿意，這不是因為他的自私自心的緣故嗎？所以耶穌在這少年人走過以後，就用一種極其沉痛的教訓對他的門徒說道：「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哩」。一個人

的心倘使是傾向于錢財方面，就很容易使他變成自私而且殘忍的人，對於同類的痛苦呻吟，一似麻木不仁，毫無同情和憐憫心了。所以耶穌的教訓，第一就是教人應該將所有的錢財分散給衆人，實行愛的生活原則，這纔是真正的上帝的兒女。若是私有一人的財產，看見他人的貧窮困苦而不去援助，這在愛的法律之下看來，她就是一個不可赦免的罪人了。

第二，就是「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當耶穌傳道的時候，有一個律法師，也和少年人一樣，想來請耶穌指示他「應該作些什麼，纔可承受永生」？他並且也能答出「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隣舍如同自己」。這條教訓來。後來，他又追問到「誰是我的隣舍」一個問題，所以耶穌就用「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來答覆他。他說：有一個行路的外邦人，在半路上被盜劫掠，並且打傷了，而那祭司和利未人都以為非我族類，沿着那外邦人身前走過去了，沒有一個去援救他。最後還是幸虧有一個過路的撒瑪利亞人發生憐憫心，纔把這被盜傷的路人救去了。耶穌這個比喻，富於「四海皆兄弟」的精神；他所教訓人的，就是要人不分種族，不分國界，普愛

一切的人類、並且要拿出自己所有的錢財來分給一切缺乏的人。所以耶穌在說完這個比喻之後，就叫那律法師照樣去行。現代社會所充滿的：就是這樣被盜受傷的人，我們是否也像那撒瑪利亞人一樣的去扶助這些人，並且拿出我們所有的分給他們享用呢？抑或是像那祭司和利未人一樣的熟視無睹，不肯援救呢？耶穌對於富人不肯拿出錢財來賙濟窮人，所發揮的教訓很多；我們但就以上的幾個比喻，便可以知道大概，其餘可以不必多舉了。我們在這些比喻裏可以得到一個主要的意義，就是在錢財上應該做一個聰明的人，應當拿物質的東西去換取精神的生命；拿暫時的不可靠的金錢去換取永久的可靠的幸福；拿自私自利的情慾，去換取大公無私的愛心。

總而言之，我們覺得耶穌對於那少年及富人的自私自利的生活，以及他們那漠然不顧困苦窮人的狂妄行爲，所發的警戒，所下的責備，實是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嚴厲的。他說到有錢的人難得進天國，不能够在那以愛爲標準的天國的生活中有分，這是何等的深切沉痛啊！他又教訓人當爲窮乏的人服務，教人照他的教訓去做，並且又把他自己和那一切貧乏的人化爲一體的教訓衆人道：「……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

們給我喝。我做客旅，你們留我住。我亦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還有什麼話能比這話更加明白，更能顯出他非常懇摯的愛讓貧窮人的精神來呢？他叫財主變賣所有的施捨窮人，實行「你要人怎樣待你」的教訓，這又是何等爽快，何等透澈呢？總之，我們在他所有的教訓裏面，很可以看出他實在是上帝的代表，為上帝傳達使命的使者。

現在，我們試再研究耶穌的這些教訓，對於他當日的使徒們以及二千年來的基督徒們，可會產生些什麼影響來呢？當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後不多的日子，那班親受他感化的門徒，因為澈底了解他的人格和教訓，都自願的把各人所有的財產變賣了，拿出來共同享用，儼然的實現出一種精神上的共產生活的狀況來。在聖經裏會記載着道：「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去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又說：「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一切東西都是大家公用。……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

銀完全拿來放在使徒的面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見新約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四節至四十五節，又四章三十二節至三十五節，又五章一節至四節——根據摩法脫譯本。）在以上所記載的話裏，我們可以見到私有財產權是爲當日的基督門徒所承認的，其變賣所有以分散給衆人的行爲，完全是出于各人的自願，並不是一定要強迫人人都要照樣做的，這在使徒行傳裏也會明白的說過的。（見使徒行傳五章四節，又四章三十六節。）而且當時的門徒對於工作，都自認爲應有的本分，也並不是有所強迫的，聖經裏所記着的「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實在不過是一種很自然的狀態罷了。（見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十節。）

開陀斯 (C. G. Cadous) 在他所著的早年教會和世界的關係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World* 一部書裏，論到教會對於貧富問題的態度，說得頗爲詳細。他說在紀元後七十年到一百十年之間的使徒時代的下半期，早年信徒處置財產的觀念和態度，還是全部的保持着。在這一個時期中的基督徒，「都把財產看爲一樁可怕的怪物，是於人有害無益的，而貧窮乃被視爲於信徒大有幫助的伴侶。」在巴拿巴書信裏，會這樣的記載

：「你應該拿你所有的和你的隣舍共享，不應該把牠看爲個人的私產。因爲你們既能拿那不會朽壞的東西和人共享，那末，在那能夠朽壞的東西上，豈不是更應該如此嗎？」克萊孟(Clement)也說道：「弟兄們，那共同的生活，在上帝面前無可責備；效法當日的使徒，那末這種生活尤爲必不可少。因爲世上所有的東西，人人都是應該有分的。倘使有一個人說這是我所私有的，或另一個人又說這個他所私有的，這就類乎分贖的行爲，都是一種罪惡，不是道理上所應該有的。」他又說：「奢侈是違背人性的，也不是和共同生活的思想相合的。上帝的旨意乃是要使人類共建一個友愛的互助的社會，所以我們不能將任何一件東西視爲私有，應當把我所有的分散給衆人共享，這纔是上帝的意思。倘使有一個人所享用的過於他所需要的，致使多數的人因他而貧困缺乏。這就是違背上帝的旨意。施惠給衆人，使衆人得着幸福，豈不是比較那爲自己建造華廈要勝得多嗎？把自己所有的資產分散給一切貧窮的人，比較耗費錢財購置那些無用的珠寶，豈不是要智慧得多嗎？」所以在這一個時期中，信徒們的生活費，都是根據於各人實在的需要，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狀。而且每一個信徒的生活都是很有節制的，是



力求簡單知足，而以奢侈爲野蠻的生活現狀。要知道一個信徒的品格怎樣，只要看他生活是否簡單刻苦，這是當時他們所用以衡量人的惟一標準。

從紀元後一百十年到一百八十年之間，就是所謂早年的護教時代。在這一時期，一般學者，都承認私有財產權，同時對於那基督徒傳統的厭惡財產，以及排斥愛財的心理態度，仍保持不變。所以當時的基督教，仍然是窮人的福音。雖在當時除了最早的耶路撒冷的教會之外，沒有什麼人打算另外組織一種新的共產的教會，但是根據傑斯德(Justin)所說的，可以知道那時的信徒也是拿所有的財產共同享用的。他說道：『我們所有的，都攜帶在我們的身上；這所有的一切，都要和貧窮缺乏的人共同享用的。』當第二世紀的時候，在北非洲有一位偉大的教會領袖，他本是一位擁有極大財產的富翁，後來因他受了基督教的感化，做了信徒，就立刻把他所有的一切財產變賣了，拿變賣所得的錢財全數分散給窮苦缺乏的人們。他覺得一個做基督徒的人，必須把他所有的一切分散給衆人共享；這樣，在他的精神的重生裏，纔可以真正的算是上帝的兒女，並且也可算是實行效法上帝的大公無私的行爲了。教會史上著名的特透林(

Tertullian) 對於這種觀念也是極表同情的，他說：『我們除了妻子以外，一切所有都是公共的，每一個人都可以隨意把他所有的一切變賣，拿來救濟那些貧苦無告的孤兒，寡婦，旅客，獄囚……等等的人。我們都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我們都是弟兄！』

從紀元後一百八十年到二百五十年之間。乃是一個偉大思想家產生的時代。在這一時期期中，許多重要的學者都以爲人們應該享有一定限度的財產權；但是他們仍然是很嚴格的主張簡單的生活。而不以貪圖財富的觀念爲然。不過當時的富者日見其多，對於財產的理想。在當日的思想家看來，已經覺得有考慮和討論的必要了。奧理金 (Origen) 以爲財產不過是一種祕密的罪惡；伊蘭紐司 (Irenaeus) 則以爲財產的罪惡僅次于竊盜一等罷了。於此，可知當日的思想家對於擁有過度的財產，以及沾染奢侈生活和安逸習慣的一切現狀，所下攻擊的言詞，是何等的嚴厲了。

到君士坦丁做羅馬皇帝的時候，教會的權柄已經超乎政治之上。在當時，以教會的地位和能力而論，確有可以左右憲法，可以改良制度，使社會上一切不平均的現象日漸減少的可能。但是當時教會中的信徒已經喪失這種社會的觀念和熱心；耶穌的教訓

和精神差不多已經隱滅殆盡，所以對於這些力所能爲的機會竟不能利用，至于一無成就。不過在當時有少數思想卓越的人物，對於早年信徒的理想仍然堅持不捨。此起彼應。數百年如一日，基督教的高尙清正的理想，因此得以繼續不滅。直至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那立志過刻苦生活，與人共享所有的美德，仍然在修道院裏活潑潑的表現出來。現在，我們僅能在下面略舉出幾個例證來，以概括其餘而已：

(1)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乃是拉丁教會之父，他和其他的修道院中的僧尼，都是甘心自願的度着刻苦的生活。在他的著作裏他曾說道：『所謂私有財產，在自然界中並無應享之權，其所以被認爲一種權利，乃是由于人爲的法律所許可或給予的罷了。有了私產制度，接着就有訴訟，決鬥，革命，政爭，以及其他一切的罪惡，不公平，兇殺，並種種危害人類社會的事情。所以我們應當嚴厲的反對私產制度，至少必當對於私有財產不發生羨慕心纔是。』

(11) 格里索斯登 (Chrysostom 紀元後三四四至四〇七年) 乃是當時的一位偉大的宣教師。他在皈依基督教以後，就把自己所有的財產變賣乾淨，分散給衆人，而自己

就變成了一個窮人。他對於羅馬君士坦丁朝廷上的一切奢侈豪華的生活行爲，不遺餘力的攻擊，所以他曾三次被法庭判定充軍的罪，最後一次竟以不勝窘苦而喪失性命。

他在宣教的時候，曾用嚴刻激烈的警告對一般的人說道：「你們看到那些貪得無厭的富翁，應該知道他們的本來面目實在是一個強盜！他們在通衢大道中，不絕的攔劫路人的錢財。他們把所有房屋都變成了金庫，專用來儲藏他們取自他人的金銀財寶！」

如上述的教訓和刻苦的簡單生活的美德，在中古時期前後，一千二百年之久，繼續不絕的發現于世；這一線的光明，在少數的信徒中不絕如縷的延傳着，保持着，有時幾乎完全的成爲共產化的生活。因爲持着這種的經濟觀念和力行刻苦生活而遭遇逼迫的人，除上述的兩人之外，在英國還有拉勒斯 (Lellards)，在荷蘭德意志等國則有白哈茲 (Beghards)，在法國的南部有瓦登昔司人 (Waldenses)等；這些都是勇往直前的宣傳，而且實行上述主張的人。

從紀元後一千三百二十年到一千三百八十四年之間，即所謂衛克利夫 (John Wyclif)的時代。他是英國革新的神學家；他曾說道：「不義的人能享有私產權利，這種事

情，無論是對於法律或是服務的基本原則，都是十分衝突的。財產公有的理想，並不含有什麼盜劫的意義在內；而實在含有盜劫的意義的，却是那不義的享有財產。

上述的基督教訓以及各代教會信徒的良好模範，在近代爲人道主義而奮鬥的新的呼聲裏，已經得着一種有力的反響了。不過在早年，宗教社會的注重點是「靈魂」，近代國家的注重點是公民。法國的大思想家盧梭對於私產制的起源，曾有過以下的一段推論，說道：「在最初的第一個人將一塊土地圈爲己有時候，而一般頭腦簡單的人，也都真信這土地是他所有的；因此，這個人可說是「法治社會」(Civil Society)的第一位開山祖師。倘使當時能有一個荷鋤的農夫不相信的話，並且能出來警告衆人也不要聽信他的欺人之談，而且更能竭力的申斥那第一個圈佔土地爲己有的人，說明自然界的土地並不是屬於任何一人的，乃是人人所共有的，那末世界上一切的戰爭，殘殺，決鬥……種種的罪惡，都可由此避免了。在盧氏以後，洛克(Locke)也曾有過這種相同的論調。後來美國宣布獨立，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和一班加入美國獨立運動簽字於獨立宣言的人，都是深受這樣思想的感化，所以纔能一呼百諾的奮勇前進，爲

全體英國人民的生命，自由，幸福，權利，爭得一種永久穩固的保障。

## 第五章 現代基督徒生活的模範

在現代的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是更加顯著了。一方面看見富人們的奢侈放縱，一方面又看見窮人們的困苦流離，到處可以使人發生「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殍」的感歎。這種現象實在是非常的危險，不但是爲宗教所不能許可，也是情理上所不能容忍的。我們在上而幾章裏研究到耶穌對於財產的教訓，我們知道耶穌是極力的斥責私有財產，而主張財產的共享原則。我們應當明白耶穌的一切教訓，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機械的方法，乃是一種單純的自動的共享原則，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實行的。我們現在且列舉幾個例證，以觀察在實行耶穌的共享原則之後所得的結果怎樣：

(一) 一個不辜負財產委託責任的基督徒。像這樣的人，我們現在可引美國干賽斯省的海德先生 (A. A. Hyde) 做一個代表。海氏起初在韋赤大地方經營銀行和地產的事業，當時他對於教會事業雖很熱心，但却沒有領會到博施濟衆的意義和快樂。

千八百九十年前後，干賽斯省遭遇蝗禍旱災，饑荒滿地，他的營業也因此大受挫折，虧累了數十萬美金，不得已，就把他所有的房產都抵押變賣了，償還債務。後來據他親自告訴人說：這次的失敗，雖然使他在經濟上大受虧損，却給了他很大的益助，就是使他因此得到一機會，可以專心研究聖經，尋求人生的真義。不多時，他就明白了耶穌所說「不要為自己的緣故積蓄財寶在這地上」這一條教訓的意義，于是他立刻決志實行。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他又開始經營製造薄荷藥料的事業，刻苦經營了數年，把舊債償還清楚。以後，他就毅然的實行他的志願，決定把他每年盈餘的錢財，分散給一切缺乏的人，既不是放利，也不是投資，實在只是一種無條件的贈送而已。最近幾年來，他更是把他的精神和錢財的大部分都用在發展天國的教會事工上。據接近他的人說：像他這樣做去，到他去世的時候，斷不會有什麼遺產存留着的。在他看來，他所有的一切物產，都是屬於上帝的，所以他從前對於教會的捐款，不過十分之一，而在近幾年來，在生意茂盛的時候，他竟捐到百分之九十，生意平常的時候，也捐納百分之八十，專門用來幫助教會辦理基督教的事工，並沒有一點兒吝惜的念頭。

著者有一次在十二月的下旬去拜訪海德先生，順把某機關經濟困窘的情形告訴了他，他就回答我說：『我們大家都有樂捐的經驗，自然無不盡力援助的道理，可是我現在的銀行存款只有一萬五千金了；倘若這個機關最後真沒有辦法，就請通知我，可以把這筆存款拿去應付吧。』後來某機關到年終的一日，還缺少一萬金，因為得着海氏的慷慨捐助，纔算把危難的關頭平安度過了。當海氏七十七歲壽誕的日子，各地前來道賀的賓客約有三千人，其中有一位客人說道，『在這二十年來，我編歷世界五十八國，以個人的見聞所得，確知道沒有一個不得着海德先生的經濟援助！』

海氏嘗論到他早年營業失敗後所覺悟到的人生真義說道：『這次的失敗，實在是我  
和我的後人的最大福氣，因為我從此纔澈底的覺悟到專為自己積財在地上的事情，不但  
是不能得着心靈上的滿足，而且更要引起別人的嫉忌和猜疑。我現在已充分的明白：  
積財是煩惱的根源，牠不但是對於個人的道德危害極大，甚至於能夠縮短人的生命！』  
他又深信戰爭的罪惡和社會上的一切糾紛，都可以證明耶穌的生活方法乃是救世的  
唯一妙道。所以，教會對於耶穌的教訓，應該格外的注意，極力的宣傳實行。他自



已常以爲不過是一個受上帝委託的人，所以他不但很關心到怎樣分散他的錢財，而且是很謹慎的想到應該怎樣的賺錢。他不但是急公好義，樂善好施，更是能以公道待遇他的工人。他不是信由剝掠掠奪得來的錢財，或藉着放盤或投機的慈善事業，可以將功抵罪。總而言之，他的主要觀念，並不是藉着營業來積聚金錢，不過要利用金錢來造福人類社會，以實現耶穌「共同享受」的教訓而已。他一生所服膺的信仰，就是爲上帝的國而盡忠力行，這就是人們最高尙的目的。

(二) 一個安貧樂道的基督徒。實行耶穌「愛」的命令而與人羣共愛樂的生活，牠的方法是很多的。上面所舉出的海德先生，可以代表商業界的信徒生活標準；他能拿營業上盈餘的錢財分散給一切缺乏的人，正是實行耶穌的教訓。現在我們再舉出一位安貧樂道的信徒來，使人知道耶穌的教訓可以戰勝一切物質的勢力，森伯遜 (Simon) 氏可以說是這種信徒中的代表人物了。有許多人對於森氏的人格，甚至於稱譽他是現代的「聖弗蘭昔斯」(Francis of Assisi)。固然，我們對於森氏的全部人生哲學，不一定完全贊同；但是他的思想行爲，確實是給了我們近代虛榮的物質文化一

個很大的打擊，好像聖弗蘭克斯在中世紀的情形一般。

森氏於一九一二年在美國拉發越大學畢業，一九一五年又在紐約協和神學畢業。

當時：菲拉德菲亞州某大城市有一個教會想聘請他做牧師，不料他竟拒絕了這個聘請，而甘心樂意的到紐傑賽州某工業區域的一間小教堂裏去工作。他在這個地方，深深的覺悟了金錢的勢力操縱了地方上一切的利益，使人生的真正幸福都受屈抑了。在歐洲的世界大戰發生以後，他更得着一種深刻的刺激，覺得世界上一切戰爭的原因，都是產生於不公道的經濟制度，經濟的帝國主義，和犧牲人類以求得金錢的利益的事情中。最後，他又加入了極端和平運動派，極力的反對戰爭。在一九一八年，他辭去了教堂的職務，兩年以後，他更連牧師也不做了。

廠當這個時候，森氏專心研究聖弗蘭克斯的傳記，大受感動，就決意實行他的貧苦生活。一九一九年的夏季，他爲着要想得到勞工生活的經驗，所以就執行徧全國，到工廠，礦廠，磨廠，和柴場等地方去作工。以後，他深悟到想改造社會的事工，不是先由改革制度入手，乃是要先把人心改革一下才行。因此他最後的決定，就是完全效法

聖弗蘭西斯的行爲和理想，隱居了一個月，把所有的家產都放棄了，安然的去度他的木匠的生活。這時候，他儼然是一位聖弗蘭西斯，身邊是分文沒有，對於金錢不但是不受，並且連手也不願去摸牠，而只拿他的工作當做禮物，希望能用這種愛心去感動一切的人，供給他的簡單生活的需要。所以他這時的生活，也和聖弗蘭西斯一樣的恬靜快樂，無憂無慮。他的這種生活方法，並不能向人乞討，只是用自己的能力工作，去換取一切生活的需要罷了。後來，他的這種行爲，竟然感動了少數的人，做了他的同志，和他同樣的工作。他在工作餘暇的時候，就到街頭，巷尾，或教堂裏，學校裏，宣傳基督的道理，演說他的生活主張，因為這個緣故，他曾被政府拘拿，坐了好幾次監牢；然而他的主張，却始終如一，沒有變更。像這種充滿着苦行的精神生活，正可和佛教的釋迦牟尼，基督教中的前輩聖弗蘭西斯托爾斯泰，和印度現代的聖雄甘地等，後先比美，我們除了敬仰之外，豈能更說什麼？——森氏會著了一本小冊子，叫做愛的社會，其中對於他個人的人生哲學，說得十分的詳細明白。

(三) 一個實行勞資合作的公司經理人。實行共享生活原則的第三種方法，就是

勞資合作的工業共管。這種方法，既不是分散財產給人，也不要到安貧守道的地方，不過是使工人和僱主在一個工廠組織之下共享利益，共圖發展，共同管理一切而已。

對於這一項，我們可以舉出哥倫比亞地方一個罐頭公司的總理哈古德先生 (Mr. P. Hart Good) 來做例證。

哈氏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決心實行勞資合作的主張，希望使工業鬥爭的狀況一變而為兄弟友愛的組合，所以就向工人們提議公司和工人合作的計畫；一班工人雖然很表同情，但仍然是懷着疑慮，以為這未必是公司的誠意。後來哈氏催促工人舉出代表，組織了工人代表會，和公司方面共同討論工廠工作上的一切問題；不過在開始的時候，哈氏乃然保留了他的否決權。到一九二一年時：這個代表會逐漸擴大，繼續的開了八次會。凡是公司裏受薪的人員，都可以加入；到一九二三年，又規定凡是赴會一次的工人，都可以加入工人代表會為會員。工人方面對於決議的事項如有不滿意的時候，可以請求複議。複議的事件，票決權則限於加入代表會在一年以上的工人代表。到了現在，這一個罐頭公司的組織，實際上全為工人所掌管。工人方面，不但可以自

已規定工資，工作時間，和工廠的一切佈置計畫，而且更能主持營業上的一切計畫。

這個公司唯一的宗旨，標明着要廢止恩惠主義，而要養成真實的工業民治精神。工人的工資，現在比較從前已經增加了一倍。工人代表會最近又議決了幾項事情，就是：

(一) 全體工人應得的生活工資，(二) 各種永久的僱員列入薪俸等級，保障一定的進款；(三) 每年定期的例假；(四) 服務的恆久穩定。凡受薪的職工，非經工人代表會通過，不得任意開除。

至於公司的分配紅利方法，則是以百分之七分配給優先權的股東，其餘百分之十，則照投資的多寡累進，分配給普通股東。再拿出百分之十來，分配給工人；分配的方法，也是依照工人所得工資的多寡累進。又扣出百分之十，充作津貼金，其餘的，便歸給全體工人公有，可再以購買普通股票。這種股票，由工人代表會保管，將所得的益分給工人。若是到了工人購買的股票超過公司全部股本百分之五十一的時候，則公司的營業權即歸工人所有了。自實行這種辦法十年以來，工人在每一小時內的生產力已增加了一倍，而公司的全部營業比較一九一七年的經濟效率也加高了一倍半，於此便

可以證明哈氏的計劃是切實可行了。

哈氏對於支配財產的方法，雖然和上述的兩個人都不相同，但是他和耶穌基督的財富共享的教訓，却並不違背。並且哈氏雖然這樣的謹守耶穌的教訓，在工業上盡力的實行彼此相愛的共享原則，而他却不是一個教會的教友哩。他以為在基督信徒中，能把耶穌的教訓施行到實際生活上的人極少，所以他就以身作則的做了工業界的一位先覺者了。

上文所舉的幾個例證，不過僅就見聞所及，略示一二而已，此外，仍有很多的方法，在手段或方法上雖有許多不同的地方，而其對於耶穌的共享原則上，却是一致的使人都要得到公平允當的生活。在人類進化的程序上，時有少數的先知先覺者，出來揭明耶穌的生活原則，用種種方法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這種方法和目的達到完成的時候，即是人們一致接受這種新生的真理做人類生活的最高標準的時候，於是人類的文化，也就由此促進了一步。這些事迹，都是昭然若揭的記載在過去的歷史上，可以使我們明白知道的。

我們所要問的，就是我們現在對於生活上的彼此互助，以及將私有財產分給眾人共享的原則，是否應該一一見諸實行呢？若是已經有人把這互助共享的原則見諸實行了，那末，我們是否也應該各盡其本分去效法實行呢？在現代的社會上，有大多數的人貧乏衣食，無法可以生活。而貧富懸殊的現象，和因貧富懸殊而生出來的惡果，也是一天的增多。我們凡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們，既然明白耶穌的教訓，和早年一般信徒們的生活行為，則對於現社會上一切不均的缺點，豈能袖手旁觀的不起來糾正麼？對於一切貧苦缺乏的人們，我們又豈能不設法補足他的缺乏，援助他的貧苦、以達到耶穌共享的原則的目的麼？

凡是做基督徒的人們，都應該對於這個問題時刻的警省：我到底應該怎樣做纔好呢？我能否卸脫我所應盡的責任呢？我能否自私自利，獨享一切權利，而不和他人同度平均的物質生活呢？我是否可以剝削他人的生活，使他人陷於貧苦凍餓的地步呢？我能否犧牲弟兄們的幸福，以滿足我個人的貪慾呢？

我們既不能夠推翻或忽視這一條人生的根本原則，而妄作妄為，如上所述的，那末

，我們是否應該竭力的節制個人的奢侈生活，把我們所有的財產，權利，時間，和能力，都用在爲他人謀求公共幸福的事業上去呢？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那末，我們是否將根據上述的幾種例證去效法實行呢？此外，我們可能更用他種的具體方法去實行嗎？若是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們怎樣配稱爲那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信徒呢？我們既自稱爲基督徒而又不能實行基督的教訓，這真是污穢了基督的聖名，成爲基督的叛徒了！不但如此，倘使我們剝奪大多數貧民的生活利益，以供我個人的奢侈享用，那不止是做了基督的叛徒，更是無顏可以稱爲上帝的兒女了！

其次，我們更要想到的是我們是否情願把耶穌的共享原則，實行在我們已定或未定的職業中呢？當我選擇職業的時候，應該用什麼做標準？是專爲賺錢嗎？是專爲圖着個人的利益嗎？還是專爲全人類求平均的公道的共享生活呢？普遍的致富途徑，不外乎以下三種，就是：第一種由專利而致富，第二種由剝削勞工而致富，第三種由操縱金融和投機股票而致富。由這三條途徑而致富的人，古代的聖徒都叫他們「盜竊」。聖經裏對於這種不義而富的人，會有一段很嚴厲的警告，說道：「咳！你們這些富足的人們



哪！應該哭泣，號咷，因為將有災難要臨到你們的身上！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喫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中了！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你們喫得又肥又美，好像預備赴屠殺的日子！」（見雅各書五章一至五節）這一種的警告，是不容吾們忽視的。

## 第六章 工業的人道觀

對於實行社會正義和財產共享的原則，以及個人的簡單生活等問題，在上面幾章裏我們都已經約略的討論過了。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來研究這些教訓和原則怎樣才能夠應用到工商業的組織上。我們都知道工商業是要靠着牠來解決的。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更是不容忽略的了。

我們現在對於工商業上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工商業最高的目的，是製造金錢，

還是製造人類的幸福呢？工業最高的動機，是爲着尋求個人的私利，還是爲圖謀社會上的公共利益呢？發展工業的方法，是採用自由競爭的手段，還是彼此合作呢？工業的根本精神，是在乎金錢，還是以耶穌基督的「金律」爲主體呢？對於工業的管理，是應該採用獨斷的政策，還是應該實行勞資合作的工業共管政策呢？以上各點，且把他分段的討論于後。

但是未曾分段討論各問題之前，我們就要預先申明一句話，就是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抱着一種積極的樂觀的態度，無論遇着什麼困難，都不灰心，不失望，以能尋到一種和中的美滿的解決方法爲終止。固然，在勞資的兩方面，都不免有刻薄專橫的資本家和專肆搗亂的工人份子存在着；但是我們深信這樣的人不過居極少數，並且都是因爲受着不良環境的影響所致。如果勞資雙方能有一種適當的機會，彼此融和，彼此諒解，我相信雙方必都願意遵守着正道而行的。那些具有深謀遠慮的企業家，能夠不避艱難的來嘗試解決人生問題，這種精神，我們是非常佩服的。但那些頑固自私的資本家和蓄意搗亂的工人，我們也是十分的恨惡。做勞工的自然應該得着他們所應得的

一切利益，但同時也應該盡力的工作才是。若是工會有時抱着不與資本家合作的態度，使社會上的公共利益和工業上的生產效率，都因此大受妨害；或是有時工會的領袖們故意挑撥罷工，引起勞資間重大的糾紛；甚或有少數的工賊，藉此大飽私囊；私受賄賂，違背契約，演成種種恐嚇虐待的現象；這些都是工人方面最大的仇敵，最大的盜賊，必須根本剪除乾淨，纔能使勞資雙方有接近合作的可能。在下面：我們將要依據上述的幾個問題，博引確實的證據，加以詳細的論列：

(一) 工業的目的。商人的宗旨是什麼？工業的目的何在？是爲着賺錢嗎？還是爲着利人呢？換句話就是說：商人的經營商業是完全爲着自己，還是也爲着他人，爲着社會呢？工業的最大目的，最爲着謀得個人的一切權利，還是爲着社會全體製造更豐富的生活呢？

我們現在不必多談什麼空論，可以舉出一位英國的郎屈埋氏 (Seeborn Rowtree) 來做個實在的例證罷。郎氏是英國約克地方可廠的廠主，他所僱用的工人約有七千上下。他的創業的最大目的，不是爲着自己謀利，乃是要造福羣衆，所以他現在雖

不是富人，却能竭力的爲工人增加財富。在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你的爲人來了。五十年來，郎氏始終是把公司盈餘金的大半數爲工人謀幸福，如辦理工人教育，提倡科學調查，建築工人模範村等等事業。他的志願，不但是要提高工人的工人的生活，能使享受到共享均分的權利，並且更能贊助成人的教育運動，希望使全英國的工人都能得着他的利益。當歐洲大戰的時期，他的營業大大獲利；但是他却分文不取，全數都撥充爲辦理工人福利事業的用款。試問在現世界各國的資本家中，像郎氏這樣能爲工人謀利益的，能有幾個人呢？

郎氏以爲要解決現代工業問題中的一切糾紛，不外乎採用下述的三種辦法：第一種辦法，就是由僱主執掌一切權柄，而工人則完全處於受制的地位；但是這種奴隸式的辦法，已和歐戰同成爲過去的陳物，不復有效了，所以他以爲這是不能繼續採用的。第二種辦法，就是由勞資雙方各自的聯合起來，組織團體，使得彼此勢均力敵，沒有彼此相侵的能力；但是這種敵視的辦法，毫無相親相愛的誠意在內，結果必至于互相攻擊，兩敗俱傷，所以也不可靠。只有第三種辦法，就是勞資雙方都開誠佈公，搜尋一切糾

紛的根本原因，設法補救，以求達到勞資合作的完美地步，這是確實可靠的辦法。實在說來，勞資雙方的相仇相鬥，乃是工業上的一種病態，我們要設法補救，正如醫病一般，必須先探到真正的病原，然後對症下藥，方才有效。所以，我們以為郎氏的第三種辦法，實在是解決勞資問題的根本方法。

郎氏又主張工人應該有：（一）足以維持相當的舒適生活的進款；（二）相當的工作時間；（三）在工作期間和年老不能工作的時候，必須有相當的經濟保障；（四）關於工作情形的規定，應有相當的參與權；（五）對於本廠事業的發展，須有相當的興趣。他說：「工人生活無保障，乃是釀成現代工業界不安的一大原因。一般工廠主人或管理人，只知任意的辭歇工人，却並不管到工人的生活前途將如何。看工人好像是一件機器，用則拉諸，不用推開，這實在是極不近人理的事情。無論如何，我總以為這是僱主待遇工人的一種極不公道的辦法。倘使我們不能救挽失業的危機，工業的和平也是永不能實現的。……對於工人失業的保險或救濟，我以為可由政府創辦，或由各同業或各工廠辦理。在政府同業不舉辦的時候，單獨的一廠只能自行舉辦，這就是吾在自己的

廠中採用的方法」。

他又說：「如果我們真正要想消滅勞資間的隔膜和鴻溝，以合作的精神代替衝突糾紛，那末，我們必須想出一種完善的方法來，使雙方對於工業的發展都有一致的密切的興趣才行。我深信這種事情是可以做到，並且對於工業所達的效率也是毫無損害的。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實行根本的補救之外，却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了。現在，這亟待補救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凡是做僱主的人們，都應該提倡，以挽救勞資間的一切厄運！」

郎氏不但有如上的理論，更能把這些理論首先實行在他所辦的工廠裏，以證明工業的最高目的並不是爲個人賺錢謀利，乃是要藉此爲衆人謀幸福，使社會共享福澤而已。所以我們只要看到郎氏的言行，就可以明白工業的最高目的何在。

(二) 工業的動機。工業的主要動機，是爲着圖謀私利，還是爲着服務社會呢？這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據大多數或者可說是最大部分的資本家看來，營業是爲牟利的這種理論，是顯得很爲正當的。他們以爲經營工業和商業是和辦理慈善事業不

同的，決不能睜着眼睛蝕本。固然，營業而求獲利也不能說是完全不好；但是從營業上所得利益，究竟應該怎樣分配呢？是不是可以由僱主一人獨吞呢？對於工人的勞力協作，是否也應該使他們得到相當的酬報呢？對於社會，是否也應該將所得的利益分出一部來實施公益事業呢？我們都知道辦學校和開醫院，目的都不是在賺錢，乃是要應付社會羣衆的需要。我們知道爲貧苦的兒童預備清潔的飲食，爲平民建造合乎衛生的住屋等，都是社會必須舉辦的公益事業。但是這些事業，除了熱心公共事業的人們出來提倡舉辦，及地方政府負責設立之外，要想依靠着那班惟利是圖的市儈。真可以說是與虎謀皮了。雖然如此，但我們總是希望一班工商業的資本家，決不可以純粹的拿謀利做他的動機，因而不辨利害，連一切危害社會的事業，如製造瑪球毒藥和販賣鴉片等，也不惜以身試法地去秘密經營了。總而言之，我們絕對的不可拿謀利來做舉辦工業或商業的動機，而應該以服務社會，造福羣衆爲我們經營事業的最高目標才是。

在這裏，我們可以舉出一件足爲工商業界模範的例證來，以說明怎樣的動機纔是值得我們採用的。

在美國亞蘭大地方，有一位伊根先生(John F. Egan)，他在二十九歲時，承繼了父母的遺產。於一九〇五年時，就做了美國鐵管公司駐亞拉巴馬的總經理。當他起初承受遺產的時候，他很想把他的財產分散給人，去實行他的簡單生活；但又轉想到他目前的急切事情，並不是要立刻脫離商界，而是要拿耶穌的生活原則來改良商業，所以他就一變經商謀利的宗旨，專以服務社會爲他投身商業的動機了。

最後，他又決定把他所享有的利益，拿出來和一千五百個工人共享。有一次，他對著者說道：「我們工廠裏還有幾百個工人他們所得的工資，遠在普通生活標準之下，所以不到各個工人都得着了可以維持普通生活的工資時，我決不願多取一分盈餘歸爲己有」。他是一個總經理，但他每年所得的薪俸只有三千美金，比普通總經理所得的實減少數倍。在第一年結算盈餘之後，他把自己所應得的餘利四十二萬五千美金，完全拿出來分給了一千五百個工人，每人以一天得一角計算，竟分得三百六十五元的意外的紅利。這種舉動，不能不使一般吝嗇自私的市儈聞而慚愧了。

很可惜的，伊氏竟在一九二四年的五月因病逝世，不能完成他的大計畫，那真是一



件恨事。他在臨終的時候，還是念念不忘於工人的生活幸福。遺囑把他所有的股本約數百萬元，都贈給工人，交給委託部代為管理，專充擔保工人們的生活工資，疾病，傷害，和失業保險等等事業之用。該鐵管工廠的全體工人，因為感激他的為人，在他逝世後，曾在工人機關報上發載了一段追悼的話，說道：「他對於我們工人有這樣的關懷，有這樣的信仰，使我們不能不戰戰兢兢的時刻勉勵！雖然這樣，但我們却是極樂意擔當起這份責任，並且要乘這個時機向社會宣告我們的意思，就是：我們誓守伊君的一切計畫，照着他那種偉大，勇敢，果決的精神做去，以完成他未能完畢的志願，此心此志，天人共鑑！他並不是死了，他實在是永遠的在我們中間，從精神上無形的指導我們！他的志願……支配着我們將來的行動，他的理想計劃和原則，都是深刻在我們的志懷裏。他真不是死掉了！從今以後，他的精神是和我們同在，使我們一天進步一天。

在我們日常工作之中，無論是在職員辦公室裏，是在車邊的駟夫，是在案頭的書記，是在機器旁邊的工人，以及一切大小執役的白人黑人，冥冥之中都有一種不可捉摸的徽聲存在着——就是我們要一致的紀念伊根先生！我們感謝上帝給我們特別的恩惠，使我

們認識了伊君，和他做了多時的同工。爲要永久的紀念伊君起見，我們立志繼續做他給予我們的工作！」

從伊氏造福工人的行爲看來，可以使我們知道私利和公益，那一種是從事工業的高尚的動機了。但是我們試一觀察現代的工商業，他們的動機多是屬於那一種呢？耶穌在加利利所宣傳的福音，他教訓人要服事他人，犧牲自己以服務社會。他的福音不是「瑪門」，而是上帝。所以，我們若是只知自私自利，豈不是違背了耶穌的教訓，違背了真理麼？如果我們要服從耶穌，遵行真理，則伊根的以服務爲工業動機的事實，豈不是做我們唯一的模範嗎？

(三) 辦理工業的方法。從事工業界的人，若使商業發達，他們用些什麼方法呢？大概說來，一般人所採用的，不外乎下述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就是「放任主義」，那就是同業的人無限制的彼此競爭，彼此相傾軋相殘賊，以達到個人勝利爲目的。第二種就是「合作主義」彼此，通力互助，以求制勝商場。

固然，我們不能批評一切的競爭都是壞的，都是有害無利的；有時競爭也自有牠的

優點，但是競爭的目的假使只是犧牲他人，爲自己攫利益，只願私人佔便宜，不惜使他人受壓抑，甚或用種種陰險殘刻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私慾和野心，那他的結果必定造成種種兇暴毀壞和不仁不義的行爲，是我們所該痛心疾首的。如果我們能利用競爭的精神，來做好的事體，來改良社會服務人羣，幫助社會得着進步，那豈不是很好的一件事麼？並且依據現代的趨勢看來，我們深覺得社會生活的進化，已由兇殘專暴的競爭狀態演進到互助合作的境內。從今以後，要使工商業獲得充分的發達，必須採用合作的方法，決不能再用那傾軋欺詐壓抑壟斷的競爭政策了。

但是就現代的工商業實際狀況看來，制種合作的原則，能否普遍的見諸實行，這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有許多工商業的僱主們，他們對於慈善性質的「惠工政策」，和改善工人待遇等項似乎已肯贊成實行；但對於勞資合作，像上面所引證的美國哈古德氏的辦法，却未見得有人信受奉行。不過這種合作政策的辦法，我們深信牠是對於工商業的發達有利無害的。已經實驗此種政策而發生良好效果的例證，也是很多，可惜這裏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舉出來。至於論到工商業的合作運動，最初大概是從英國羅

慈德地方創始的。在一八四四年的時候，羅慈德地方有二十八個織布工人，因為想設法避免債務及貧苦的緣故，就大家聯合起來，每人出資本金一鎊，彼此輪流着經營一間小鋪子。這間小鋪子，可說是近代的消費合作社的始祖了。到現在，英國加入合作運動的人數，共有四百萬家，計一千五百萬人，佔英人口四分之一。他們總共組織了一千五百所合作社，每年的營業約達兩千兆元。近來，他們已在英國購置礦產，又收買了加拿大的麥田，印度的茶糖園地，並經營布廠，鞋廠，家具製造所，漁船，牛乳房等等事業。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合作原則已經有人把牠在工商業上實行出來，並且是有很優良完滿的效果了？

(四) 工業的精神。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我們能否使工業上的金錢主義變成人格主義呢？能否使注重物質的觀念變成趨重人類的觀念呢？直捷簡明的說一句：就是能否使工業的經營組織中充滿着耶穌的精神，並採用耶穌的教訓做標準呢？這自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們都知道金錢的勢力能夠支配人類，能夠佔據一切利益，操縱多數人的生活；但是我們從現在工商業的實際狀況上觀察，確實可以證明耶

「耶穌的「愛人如己」的金律，是急須採用的，並且也是可以實行的。」

對於這點，我們現在可以引美國辛新那的州的一所那希公司 (Nash Company) 來做個例證。（參看黃金律的嘗試一書）當歐洲大戰以後，在一九一六年的六月。那希集資六萬美金，創辦了一個那希公司。耐氏又分設了一間小規模的成衣店，僱了二十九個工人。當時女工所得工資最低，少者四元，多者亦不過七元；專技的男工却每週可得十八元。耐氏原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所以他嘗告訴人說：歐洲發生世界大戰，實在是基督教失敗的一個最後的證據。他想研究新約聖經來證明這件事，忽然他覺得自己觀念錯了，基督教道在工業界中實在還沒有充分試驗的機會哩。他于是就決定把耶穌愛人如己的金律，誠心實意的施行在他的成衣公司裏。當他初次試行這條金律的時候，雖不免懷着或將虧失資本的憂慮，但他終於勇往直前的實行，將工人的工資從百分之十五加增到百分之三十，接連加了五次的工資。最後，他又將六十萬美金的股息，就是當時盈利的一半，完全交付給了工人。他從這樣的實行以後，不但在資本上沒有遭着虧拆，並且營業反有一日千里的發達氣象。不到十年，他的營業已

經發展到至可驚人的地步了。當一九一九年時，公司每年的營業不過十三萬二千元；到一九二七年，竟增到一千四百萬元。公司的資本，也由六萬美金加增到三百萬美金。工人的數目，則自二十九人擴充到六千人——，連販賣部的職工在內。近年，那氏和他的工人共捐了二十五萬美金，幫助土耳其的青年創辦建設事業。在這一點上，可以使我們知道實行耶穌的金律的精神和效果是怎樣了。

那氏不但這樣愛他自己公司裏的工人，且更進一步想要幫助改善成衣業的全體工人的待遇。在那時候，有許多受僱于人的成衣工人，都被僱主們所剝削，所壓抑，待遇上是非常的苛刻。他不忍看見這種情形，所以就去和美國成衣工人聯合會的會長希爾孟接洽，很得希氏的同情。自得工會的諒解之後，他就把那希公司的一切問題都交託工會辦理，力求推行他的主張，以造福各地的成衣工人。希氏因為受着他的感動，所以也很熱心的試行耶穌的金律了。希氏嘗說：『由成衣工人聯合會的眼光看來，工會的唯一工作，不外乎用耶穌的金律施行在一般工人的日常生活裏。我們是由勞資雙方協議辦法，攜手合作，以達到公共幸福的目的』。

那氏因爲能和工會力謀勞資雙方的合作，頗能得到工會方面的同情和協助，所以他的營業的擴展，也有突飛猛進的好現象。並且在工作的效率上，因爲有工會的指導協謀，對於節制耗費，改良商品，加增效率，以及規定工資標準等等問題，都有精確妥善的辦法，所以關於一切出品的質量，不但是日見精良，也是日見加增，使顧客們無不滿意。這些，都是那氏從經驗和效果中所得到的證明。

(五) 工業的管理。論到工業的管理，也有兩種：一種是專制獨斷，一種就是勞資協商。工業應該由股東專權獨裁呢？還是應該讓工人加入討論呢？這個問題，更是值得我們討論的。不錯，工人領袖很有不良分子濫用職權，招搖生事的，致使工業前途本身利益同受危害的。但正因工人們良莠不齊和資本家良莠不齊一樣，所以我們對於本問題更有研究的必要。

據歷史告訴我們的，統治階級的權威往往是根據於生活要素的所有權而產生的。在古代蓄奴時代，所謂奴隸階級，完全是操縱在他們主人的權威之下。到農奴時代，地主私有土地，農奴不得不屈服在地主勢力之下，依賴爲生。現在是資本主義的時代

，一切生產的工具，如機器，原料，工廠等，都是資本家所管有，所以一班工人也不能不服在資本家的勢力之下，苟且求生。

現代的大工業，固然有了幾千萬的資本，可以僱用幾百萬工人；但是我們若能仔細調查一下，便可以知道勞工過剩的險狀，充滿在工業界中。不知有幾多無訓練無職業的工人，因為生活的驅迫，在那裏掙扎競爭，以求得到工作，維持他們的生活。我們試就這懸殊如天壤而其實是互相對峙的勞資兩種階級加以觀察：在有產階級方面，人數極少，極容易因利害的關係而聯合一致：他們擁有財產，專利，信用，私有生產工具，可以支配工人的職業；並且又都是受過教育，具有聰明智識，一切政治，法律，輿論，教育，宗教，土地，都操縱在他們的手中，甚至連工人的住屋也是屬於他們所有的。在必要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收買偵探，報告工人的祕密行動。總而言之，這一個階級的勢力，可說是廣大無邊了。我們再轉過頭來看看無產階級方面，又是怎樣呢？在這一個階級中，我們所能看見的，莫非是些被欺凌被壓迫的工人，和許多失業尋不到工作做的難民而已。這些人們，如果他們是有智慧。有聰明的，我相信他們必要這樣憤激



不平的呼喊著說：「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房屋財產和生活保障的無產階級！我們自己沒有機會受教育，也沒有能力可以使兒女受教育。我們沒有分文儲蓄，也不能得人信用。富人們的財產充足，信用遠大，有取用不盡的財源。但我們是什麼也沒有。所有的報紙，學校，政治，社會，工業，都是和我們沒有關係的。當我們失業的時候，饑寒交迫，想走到一間工廠去乞求一個低微的工作地位，真是難如登天。僱主們雖然明明的對我們說：在「自由契約」之下，我們可以自由的選擇工作的時間和地點；但在實際上，除了努力的做工，隨僱主佈施若干的工資，甚至于凍餓而死之外，我們更有什麼權利可言呢？」現在，我們試設身處地的給這兩種生活懸殊的階級推想一下，將發生什麼感想呢？

有無數的大工廠，大公司，每月的盈利可有幾千幾萬；然而這於那班一無所有的勞工又有什麼利益呢；他們的時運若是幸而好，每月或者可以得到幾元或幾十元的工資，差堪供給一家大小的溫飽；倘若不幸而失業，或是受傷成爲殘廢的時候，那末，饑寒困苦，立刻就可以把他圍困起來。他們雖然爲着工作待遇的種種不平，也想聯合工人團

體來向資本家反抗；但是他們既無金錢，又無勢力，豈是那有錢有勢的資本家的敵手呢？說到這裏，我們應該深切的自省一下，我們做基督徒的人，對於他們曾否盡力的加以援助？基督教會對於他們，曾否主張過公道，代他們鳴不平呢？曾否爲他們盡過相當的服務呢？若是一點沒有做到，我們就不能責備工人們不相信基督教，不到禮拜堂裏做禮拜，更是不能避免工人們對於基督教的攻擊和反對了。

現在有幾百千幾萬被壓迫的無產工人，他們都是期望着工業的民治精神早日實現。最低的限度，必須資本家方面承認他們爲保障自己生活利益所組織的工人團體，并允許工人團體的代表參加工業會議；共同解決勞資間的一切問題。我們試撫躬自省，要想使耶穌的教訓或社會的公道正義實現在工商業的組織中，則那獨裁專斷的管理政策，是否還能存在的餘地呢？我們要想促成天國的實現，對於現代的工商業，是否更應該使牠基督化或人道化呢？我們能不能使現代的工商業，提高到如赫胥黎所說「應用科學和教育以謀滿足人類需要」的專門職業的地位呢？倘使現代的工商業能夠採行基督的教訓和社會的公道正義，那末，牠就不能不注意到下述的幾點，就是：（一）工商業的

最大的目的，不是在孳孳謀利，乃是在造就人；（二）工商業主要的動機，不是賺錢，乃是服務社會；（三）工商業所當採用的發展本身事業的方法，不是彼此傾軋的競爭，乃是勞資一致的合作；（四）工商業應有的精神，不是崇拜物質的金錢，乃是遵行耶穌「愛人如己」的金律；（五）工商業的管理方法，應該採用勞資共管的平民精神 為全體的利益設！，決不可再用那專斷獨裁的恩惠政策！

## 第七章 社論——著者的自述

著者對於現社會狀態的不滿意，以及想設法改良環境的決心，已經蘊藏着好幾年。我們都知道，自從宗教缺乏了牠固有的精神能力，不能改造社會，於是遂使這世界變成了一種邪說紛起和人欲橫流的景象。現社會的組織和秩序，大部分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原則上；尤其是經濟的支配的不均。一方面對於那些過富的資本家既沒有相當的限制，一方面對於那遍地皆是的貧民又沒有方法救濟他，因此遂造成了富者愈富及貧者愈貧的懸殊狀態。那些高樓大廈，和一切從現代文明中產生出來的舒適的享用。

只有富人們可以盡量的放縱情慾的去享受；而無數的窮人們所有的權利，不過是苟延殘喘的伏處在那污濁卑狹的貧民窟裏罷了。

社會的組織和秩序，既然有這樣不平的現象，牠的結果，自然的要造成近代的鬥爭世界了。在實業的組織之下，因為有勞資兩方面利害的衝突，所以就有了勞資的鬥爭。在人類的顏色上，因為有黃白梭黑的不同，彼此由利害的關係結成團體，更由利害的不同而發生猜忌仇視，於是就又有種族的鬥爭。我想凡是一個有思想的學者，身處在現社會中，對於現社會一切不良的狀態，一定也會感到不滿意的。著者是一個神經善感的人，對於這些不良的狀態，更是時刻的印在腦子裏不能忘去。這樣的感想和印象，只有我自己知道得最親切，所以也只有我自己纔能把牠寫出來。

在一八九四年時，我的父親去世，只留下很少的一點遺產；但這遺產的大半都給了我的母親。當那時候，我對於社會上需要公道平等的一點，實際上並沒有十分透澈的瞭解；可是我也很願意加入服務社會的先鋒隊，所以我也就有派往國外服務的計劃和希望了。只是因為當地的人士對於教會的工作太不熱心，有幾個差會 (Mission Board)

負了很多的債。經濟上十分的拮据，所以有許多決志佈道的學生，都不能派遣出去。

這時候，我已經脫離了大學生活，於是就同新近由中國佈道回來的同伴畢得金（Horace Pickin）兩人，代這些奉派到各教區的人們，向各教會質問哀求，究竟有沒有錢把他們派委出去呢？在這件事情上，第一次使我知道金錢對於人類權力的偉大了。真的，看輕金錢的人們是多麼不識時務啊！

我因為發見了金錢勢力的偉大，就繼承了我父親的事業，更多投了些資本，心心念念的只想賺錢了。在我那時的觀念中，相信金錢就是權力，相信金錢的力量，有時候可以把它們壓制着，使我們不能不暫時的對牠屈服。但在這時候，我又研究基督的教訓，對於論到財富和產業為問題。我更是特別注意。後來我便覺得如果要做一個忠實的基督徒，一定要有堅決的心志，實行基督的教訓。當時，我就向我的家庭提議，我們應當遵守基督所說的使用財富的教訓，不必希望我們的資本增多，除了我們日常的用費之外，應該把進款的一部分拿出來幫助一切缺乏的人，使他們也可以因此做成許多的事業。所以我就決定把我們固有的資本金限定數目，不令有所增加，不過為相當的

準備，所保證一切虧折能得補足罷了。此外凡營業上所得盈餘，悉數用來供結基督教的各種事業之用。

我既抱着這種主張，在一八九六年，就到印度去做宣教師了。自此以後，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我從來沒有向教會取過一些薪水。我的生活，全靠着自己固定的進款支持，除了必需的用度之外，從不肯浪費分文。那一種的辦法我向來以為很好，可是到現在已不能使我滿足了。我覺得我所住的房屋太舒適了，我所享用的一切，實時是別人所不能享到的。在那時候，我往時常用來自行辯護的理由，又重復湧現在我的腦海中，而悍然的自己問道：我為什麼不該享受這些權利呢？這金錢是不是我自己的呢？我是不是沒有力量可以這樣生活麼？可是同時還有許多別的更難置答疑問，不住的在腦際縈繞着，使我感覺不安。例如：這些金錢是否真屬我的？我所探求的基督教義，是不是萬古不磨的真理，還是僅屬虛空而無生氣的情感作用呢？我能不能繼續的每天呼着基督為「主啊！主啊！」却不去奉行他的教訓呢？我究竟能過多少宴安逸樂的生活，而坐視我所在的城市以內的貧苦的兒童，缺乏生命的營養，致使精神和肉體都得不到充

分的發展呢？我所有的種種福利，我的家庭和我自己是否應該獨享，還是應該分散給那些有所缺乏而需要急迫的人們，使他們共同享受呢？

我和我的妻子經過了一番審慎的考慮之後，就立刻決定實行我們的儉樸生活了。

在巴黎城外，我們本來有一所寬大舒暢的房屋，每月大約可以收入一百七十五元到二百元（美金）的租金。我們就決定把這一筆收入節省下來，留作別用。在紐約城的附近，有幾所小住宅，是城市房屋公司所建築的，每宅租金每月美金七十五元。但若預付該住宅造價的十份之一，每月房租便可減至三十九元。我們就照此辦理，把自己所有的房屋出售了，全家都遷到這所有平屋五間的小住宅裏住下。

據我所調查的，美國大多數勞動者的家庭，每年進款平均在美金一千五百元上下，每天約僅四元有餘。他們的進款既是很小，所以他們的生活也不得不竭力減省。於是，我又發生了一個疑問，就是：我一家的生活，是不是也應該和這些勞動者一樣呢？我們應該不應該把我們所有的一切和他們均分共享呢？我們能不能和工人一樣的過那最低限度的生活，只要能保持身體上的健康和精神上的舒適，即為滿足呢？但是我們回頭

一看，我們所住的是這樣繁華的大城市，要想使我們的生活降低到和普通工人們一樣的儉陋，這不待多說，就知道是一件難能的事了！我們的家庭，雖然沒有實行，過那一種過分的儉陋生活；但是就照我們現在的生活情形看來，我覺得頗有向讀者諸君一說的價值。我們日常所消費的，不外乎爲生活上所必需的衣食住。此外，我認爲最好的消費方法，就是應該顧念到全城那些可憐的孤兒弱女，盡力幫助他們得到充分的營養和發育，或是捐助當時需助孔亟的種種公益機關或宗旨高尚的社會事業。我想這種用財的方法，沒有比他更好的了。但我們既要盡量的幫助別人，我們自然不能不把自己的物質消費減少，去嘗受那儉陋生活的滋味了。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進款說法，而我原有的資本，又應如何處置呢？這筆款項乃是祖宗遺給我們的，並不是我們自己賺得的。我承襲了祖宗的遺產，不用個人的勞力去換取生活所需，却依賴着現社會制度規定之下所得到的租金和利息生活，窮本湖原的說起來，這裏頭很包含着不公道極不平等的事情。不過對於這種不公道不平等的制度，我們既不是用個人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來，當然也是沒有方法可以立刻的單獨的去改變或避



免牠。我們自然也不能爲了相信亞加底米（Academic Principle——即拍拉圖派的學說）的原理，就跑到一個荒島上去過活。即使我們的理想真能達到，可以造成這樣一個公道平等的社會；但是如果歷史仍是這樣的繼續下去，人類天賦的能力仍是這樣的不平等，那末，這個社會上理想的完善的公道平等，依然是不能保持下去的，這是我們所敢斷定的。然則我們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是否就可不必盡我們的力量，去爲理想的境界奮鬥呢？

就我個人而論，我早已決定不爲自己的緣故而保守我的財產，也不把他分散在我不能管理其用途的地方。我決定把我的財產看爲一種上帝對吾的特別委託，所有從而生產的進款，應用來供給社會上公共事業的需要。他人獻身爲這些事業服務，我則獻財助這種事業上的進行，這是很正當的，很有價值的。所以我決定把這筆款項供給一般服務公共事業的人們，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當然也包含在內，和他們共同過那儉樸簡單的生活，希望我們這樣的共同努力，結果能產生人類平等互愛的理想的社會，就是耶穌所說的「在地上的天國。」我們不單要擁護對上帝的信仰，也是要擁護對人類的公道。

現在，我不願多說什麼抽象的理論，且把我個人在宗教的教義上所得到的經驗，據實的向讀者說一說罷。回顧到我已往四十年的經歷，我還能夠追想起我發現新真理成功的步驟。我因此覺得人類的生命，是隨着新經驗的獲得而日漸進展，日漸擴大。

### 第一時期

距今四十年以前，我正是一個青年。在那時候，基督的福音對於我，好像純粹是一種個人的經驗。我以天真爛漫的態度，相信上帝是一位親愛的天父，相信生命就是他所惠然賜與的，相信基督就是他賜給人類的救星；我受了他的啓發，便能瞭解他所說的「救罪」的意義，而感覺到人子應盡的職責了。我更真誠的相信，我已從上帝那裏得着生命和救罪的厚恩。我覺得我的靈魂已經登堂入室于佔有性的個人得救的境界了。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已把世界全人類的需要忘掉了，致使我的經驗，變成一種自私的經驗。但在當時，我以爲我所當做的僅止于此耳。我覺得人類唯一的責任，就是在顯耀上帝，引導他人共進于佔有性的個人救法，爲今生造福，爲來世方便。

### 第二時期

在三十五年前，我又發見了一點新的真理，我覺得在我所寄託的『世界中所有一切罪犯和痛苦的人們，都是我的同胞』，我對他們應該負責的。這一種真理觸動了我的心，好像是一種特殊的福音，是一種普遍的經驗；我覺得我應該把牠公諸全人類，尤其是對這文化落後需要迫切的民族和國家。我看見號稱爲基督教的國家，有許多事情應該對所謂非基督教的國家擔負責任的。我深切的覺悟，『我若不宣傳基督的福音，我是有禍的』。我於是就決志加入以「在近代中宣傳福音於全世界」爲標語的隊裏，實行到外國去宣傳福音。因此，我此後十五年的光陰，就消磨在印度，作傳福音的工夫了。

但是我那新發見的偉大福音的真理，又使我心裏發生了許多疑難莫決的思潮，是我所絕對無力應付的。於是，我的精神生活就被迫而進入於更深沉的境界。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學說道：『我們都是將要出發到國外去佈道的人，你到中國，我到印度；但是什麼是我們的真正使命呢？你是不是僅僅去告訴他們歷史上的基督或耶穌呢？倘使這樣，那末我們只稍買幾本便宜的書籍給他們就夠了，又何必一定要我們親自去呢？我

們能不能說：我個人的經驗已經勝過一切了麼？」我們都覺得不能，於是我們便從那天起，復習學生的生活，各備一架鬧鐘，每天五時起身，工作休息都像在學校中一樣。我們各人又規定每日在自己的房裏，用兩個鐘頭做靜獨生活，與上帝交通。這兩個鐘頭，好像使我們走進了新生命的境界。我們於是得到了一種可資宣傳的福音，得到了一種可以使全世界歡欣鼓舞的事實。我們當時想道，這才是了，這才足夠了，我們可以不求其他了。

### 第三時期

現在再把我所經過的事實，詳細的複述一下。在三十年以前，就是一八九七年的十一月，我因為感覺到有一種宗教生活的思潮，湧上我的心頭，似乎使我發生了一種無限的滿意，於是，我就抱着很大的興趣和熱心，懷着無限的希望，到了印度。不料我到印度還沒有一年，因為工作繁重，神經起了衰弱症，身體也就多病，立刻就感到許多的乏味和痛苦。從前，我雖然也會做過操勞過度的工作，可是却沒有像這次竟弄成病症了。我們都知道，我們任做何項事業，倘使沒有內心經驗的自然源泉，從愉快的服

務中湧現出來，那末，他的生活就好像一具乾枯無水的人造的抽水機，一切都沒有什麼意義了。我那時工作的所以失敗，現在想來，就是由于內心生活的失敗所致。

我的工作畢竟是失敗了，希望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痛苦失望，終于要使我成爲叛徒了。我自己雖然深信是有上帝存在的，但我却已迷失路徑，不能再尋找到上帝了，有一晚，我是整夜的失眠，我不住的呼喊上帝，求他指示出一條坦直的大路來。

忽然靈光湧現，竟使我發見了一種新的真理，我的一生就永遠的被牠改變了。這一句話，據說是對井邊的一個婦人說的。把牠複述出來，就是：『無論誰飲了這地上的水，還是要口渴的，』——財富，快樂，權力，野心，智識，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一切，都不能使人滿足。『但是無論誰飲了我所給與的生命的泉，那就永遠不會再口渴了！』我因想道：倘若我有這樣的一種經驗，我也不再感到饑渴了。但是我同時又覺得這和我無緣，並且和我同氣質的人，也都沒有緣。因爲我近年來的生活，東飄西蕩，顛沛流離，忽而成功，忽而失敗，忽而起，忽而倒，循環變化得使人不可捉摸。實在說來，我不過是供那內在的感情和外界環境的犧牲而已。我實不能說是我自己的主

人」是我「靈魂的主宰」。我這樣對我自己說：「我永不能得勝了。我將喪失我的持續奮鬥的能力了，我願意忘掉一切。」但同時又有一種思潮在我的心頭起伏：今天我能否不飲食呢，我能否信託一日呢？能否生活一日呢？我覺得以一日而論，我什麼事都能作。依此推想，我實沒有什麼不能作。因為我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生活的，我止消一步一步的靠着信仰行事。于是我就決定生活今天的生活，而不復他慮。

我還能真切的記得我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裏的一天，我又開始去認識上帝，作我內在的生命源泉。當我向英國劍橋大學馬爾登 Prof. Moulton 先生申訴我的衷曲時，他就對我說道：「我們汲飲內在的活泉，止消一次已足，此後則在永續的現在中，用實驗的方法，隨時的汲飲着，綿延而無盡期」。從那天起節我就每天規定了一個靜養的時間，和我吃早餐一樣的有規則，不失信。在靜養中，我是澄靜無慮的對於上帝作默契。和爲人類服務的各方面，想尋出一個整個的「完整」來。在每天清晨，我靜心的祈禱，務使我的生活和他的「源泉」相應合，使我的生活行動，都包含在上帝之中，成爲一個整個的「實在」。我雖然常常使上帝失望，但上帝却從來不使我失望，不使我受重

大的挫折。我雖沒有一個時間能夠滿意我自己，滿意我的品行，滿意我的服務；但是可引為最大滿意的，就是從那時以後，那永存的上帝，庇蔭在我的上面，又用膀子扶翼在我的身旁。所以我在以後的三十年中，就從沒有整個時辰的黑暗和失望了。我相信從此以後，我決不至再有饑渴的日子了。

這也並不是說在一種經驗或一個時間裏，『無論誰，只飲了一次活泉就算完了。』乃是說：『無論誰，總飲一次，並且繼續向內在的生命泉汲飲着，就永遠不再饑渴。』我相信生命是緊貼在上帝的懷裏，上帝是中心的實在，是一切真生命的內在之泉，是一切日漸長大的內在生命的真源。於是我想道，這一定是盡善盡美了，無以復加了。有實情緒的均衡，感情和環境的控制，雖屬重要，實際上又算得什麼呢？所以結果我仍是離開了人類需要的真實世界，而犯了隔靴搔癢的毛病。

#### 第四時期

在好幾年以前，我已經記不起是那一天，忽然有一種宗教思想來啓示我，好像是一種理性的經驗。這一種的經驗與上古的或中古的宗教思想不同；牠不是糊裏糊塗的承

受外界威權所命定的，也不是深藏在我內心的一部分，與生命其他的部分完全隔絕，不發生什麼關係。牠實在是一種精神，滲透了整個生命的全部，使我覺得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使我和人類中間發生隔閡。我雖然智識有限，到處都在相對的庇蔭之中；但我却是真理的尋求者，一切的實在，都是我所能得的產業。我必須和近代科學協調，必須脫却過去坟墓裏遺下來的殮衣。我必須從我的宗教信仰中，嚴格的澄清那不合理的謬妄的原素，因為這種不純粹的意念，混入我的思想中，確已不少。在我所經過的生命道路中，常有許多新的真理，來掀動我固有的思想，逼着我去認識，我從前所認為實在的事理，因此有時也顯得動搖起來了。但是這是生命必有的象徵，因為他不是一種靜止的死的東西，乃是一種生動的能力。

#### 第五時期

歐戰發生以後，宗教對於我又變成了一種社會的經驗。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可怕的大戰忽然爆發，我在耶泊爾和凡爾登一帶，看見幾百萬遭難的生靈，備受人間地獄的痛苦。我所見的雖祇是一部分，但已足提醒了我，使我覺得戰爭只是下界地獄惡勢



力競爭的一種表現罷了。我覺得這世界到處都充滿着裂痕，如種族的，實業的，國際間的競爭和衝突——這世界充滿着卑賤的唯物主義，有組織的武力主義，專制自私，氣餒萬丈，不住的在那裏預備着未來的更猛烈的戰爭啊！我於是默然而思，我的人生哲學，能否迎合世界的需要呢？我向所注重的個人的福音顯然是不夠適用了。我們平日所有的工作，何嘗及到那些拚心捨命胸懷仇恨轉輾死亡的人們呢？不說別國，就是英美二國，也有百分之八十這類的人，和教會以及一切有組織的並不發生什麼關係。我們更一觀察現世界的實際狀況，那些堅甲利兵的國家，都是號稱基督敎國的國家；並且在最近數百年內，幹了最多次數殺人流血的戰爭的就是牠們。他們的帝國主義向外膨脹，已經征服了全球十分之九的疆域。在這個當兒，基督敎會却俯首帖耳的爲他們祝福戰爭，並且黨同伐異的禱告着，切求上帝幫助自己的國家，去戰勝其他國家中的基督徒同胞！

我自問道，我究竟有沒有一種偉大的福音，可以適應而且能改善這混濁的世界和這不平等的社會組織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研究耶穌的生活法。他的生

活法是怎樣的呢？就是很誠樸的愛上帝和人類，承認各個人的無限價值，並堅確的相信人人都是弟兄，應該在「愛」的裏面，聯合起來，實現一個新的社會。這就是據我所知道的耶穌的生活法。我覺得這是最有價值的理想，止消個人和社會共同努力，必能產生出神奇的效果來。

到這地步，我乃認識了社會福音的真諦；牠不但是能拯救個人的未來，並且也能當前立刻的使他在痛苦憂患的世界中得着解放，去整個地使人生和他對人的種種關係——工業的，社會的，兩性的，種族的，國際的——都完全基督教化。宗教並不單是一種信仰或感覺，乃是一種實行功夫，乃是一種肯定生活的生命，乃是深透人心組成社會的一種原理和程序。這種的社會福音，加入了人生，便使人生發生新的意義，使牠得到較高的權力。當時我的眼睛忽然清朗，看見真理的另一個方面，心中又如火熱般的覺得我應付境况，不如我的個人或國家宣傳福音，其清切的程度，比上次有過之無不及。「我如果不去宣傳這社會福音，就有禍患臨到我的頭上，」我當時很清楚的覺得。從前我覺得非基督教的異邦需要基督非常迫切，至是我覺得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裏，實到處

可以看見基督在那裏啼飢號寒，疾病痛苦，被禁獄中，或爲其他種種邪風惡俗所困哩！所說的社會福音，牠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簡單說來。牠不過在實業界中和全體的經濟範圍之內，擁護社會公道罷了。牠所要求的，就是個人利益和羣衆利益不發生衝突，不令一方面專權獨斷，一方面徒供犧牲，務使人類機會均等，使勞動的人們，也能得着一種高尚優美的生活。

次之，社會福音所要求的，就是在種族的關係上要實現社會公道，沒有什麼黃種白種及黑種櫻種的歧視。又在解決爭端及法庭裁判的事情上，不許有什麼野蠻武斷，如備戰和實行流血等事發生。在法律問題上，不分貧富貴賤，要人人平等，人人受同等的制裁。在性生活上，要使男女老少一方不受不自然的強制的壓抑，一方不爲縱姿淫蕩的惡勢力所傷殘，而對需要最急迫的勞動界的婦女，則必力求她們解放，務使她們對於阻止生育一個問題有相當的智識。

如今試再把那公義和人道的含義總結一下。我相信基督的生活方法，和他無所不包的愛，不是別的，就是把全部的生命公諸人人，一絲一毫不私爲己有，所以我就決定

把這條原理，實施在人生各種關係之中。

(一) 我決志抱着犧牲的精神，實行簡單生活，力避奢華和浪費。我要把「造就人」做我生活行事的惟一宗旨，決不拿「居積取盈」為目的。在這充滿着貧窮的世界，我決不願聖歛致富，為自己享用，我必將所有的一切，分給貧乏的同胞，使他們共同享受。總之，在各種的人生關係中，我必實使愛人如己的金律。

(二) 我決志對各等人實行我的民胞物與的主張。我必謹記每一個人，都有無限的價值，都應有充分的自我發展的機會。倘若某種組織或團體，含有什麼祕密性質，或是有所偏執而排他的，我就決不參加在內。要為人類求得公道，所以我不承認人類有階級種族等等的區別。

(三) 我決志在這競爭劇烈的世界上，力求和平的實現。對於那些殘暴的戰爭行為，我認定牠是罪惡之源，是和盜匪及奴隸制同樣的不道德，所以我必努力奮鬥，務使法律明白規定牠是一種犯罪行為，並使世界各國採取實現國際公道和善意的其他較好的方法，來代替戰爭。

(四) 我決志救援現社會，並要用愛的原則去證明牠的不是，用大無畏的精神去戰勝罪惡，像耶穌在聖殿裏和那兌換銀錢的商人挑戰一般。在積極方面，我必努力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一個上帝的天國。

(五) 但是我覺得要完成這種工作，如果沒有上帝的幫助，憑着我們個人的能力，一定是不能辦到的，所以我決心努力的重新發見上帝，這樣我生命之內的新的力源，可以開發出來，正如過去的信徒們因重新發見了基督的宗教，而獲得非常的能力一般。

2  
444035  
31

# 世界當代名哲的學問故事

此書為美國杜倫博士所著，為最能代表當代思想的名著。二千五百年來的歐洲哲學史，著者用極有趣味的筆墨，扼要的把它表現出來，使讀者不覺得討厭而覺得有趣。所以這本書實為哲學開一通俗化的新紀元。原本出版不及一年。行銷已達十五萬本，其價值可以想見。全書分十一章，由詹文滂君用極流暢的筆譯為漢文，為吾國學述界一大傑作。稍有思想之士，皆當人手一編也。

- |        |        |
|--------|--------|
| 哲學叢書之一 | 柏拉圖    |
| 哲學叢書之二 | 亞里斯多德  |
| 哲學叢書之三 | 佛蘭西斯培根 |
| 哲學叢書之四 | 賓諾莎    |
| 哲學叢書之五 | 福綠特爾   |
| 哲學叢書之六 | 伊邁紐康德  |
| 哲學叢書之七 | 叔本華    |
| 哲學叢書之八 | 赫勃斯德賓塞 |
| 哲學叢書之九 | 尼采     |
| 哲學叢書之十 | 歐美哲學家  |

布面 金字 精裝 一冊 實價 每冊 三元 硬紙 面平 裝二 冊實 價每 部二 元

上海博得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艾 迪 叢 書 第 一 種

宗 教 與  
社 會 正 義

Religion and Social Justice

By

Sherwood Eddy

Price: Per copy 20 cents Postage extra

民國十九年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年九月四版

原 著 者 美 國 艾 迪

譯 文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

總 發 行 處 上 海 博 物 院 路 廿 號

承 印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代 售 處 發 行 所 上 海 浙 江 路 四 二 號  
華 豐 印 刷 鑄 字 所  
總 工 廠 滬 西 林 肯 路 一 〇 號  
各 省 青 年 會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郵 費 酌 加

